

1	7
2	7
1	0

慶應義塾
圖書部
藏書印

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卷之十一 徽郡原板

諸葛亮五出祁山

却說孔明用減兵添竈之法退兵到漢中司馬懿恐有埋伏不敢追之亦收兵回長安去了因此蜀兵並無折了一人孔明大賞二軍已畢回到成都入見後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長安勿心承陛下詔回有何大事也後主曰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詔回還餘無他事孔明曰非陛下本心必有亂臣

言臣有篡逆之意也後主無言可對孔明曰若內有奸邪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皆宦官所言取丞相回還今日朕茅塞諸方開悔之不及矣孔明遂喚衆宦官問之方知是荀安也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妄奏的宦官殺之餘皆廢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曰奸臣於天子前害吾汝等何不諫之二人告曰此言實不知之孔明拜辭後主復到漢中一面持檄又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

軍前孔明又議出師楊儀曰前者興兵多有
怨心不如分兵兩班以三箇月爲期且如二
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箇月却
教這十萬替回循環相轉如日落月生日出
月沒之狀若此則蜀兵不乏也然後徐徐而
進中原可圖矣此乃重大之事非一朝一夕
之故丞相若從可爲長久之計也孔明笑曰
汝言正合吾意卽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爲期
循環相轉違三日者杖五十五日者杖一百

十日者處死時建興九年春二月上旬日孔
明引一半人馬出師魏太和五年魏主曹叡
陞殿近臣奏曰邊庭告急西蜀孔明又寇中
原叡急召司馬懿曰邊庭又報孔明入寇卿
每向關外禦敵未能剿除今日如之柰何懿
奏曰今子丹已亡臣等竭力勦寇以報陛下
若不勦除臣當萬死叡大喜設宴待之次日
人報蜀兵寇急叡卽排鑿駕送司馬懿出城
懿辭帝逕到長安大會諸路大將人馬計議

破蜀兵之策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
守雍郃以拒蜀兵如有差失者立斬懿阻之
曰吾遍觀衆將獨公一人可以當先破敵若
守雍郃非大將之任也吾與公立志報國公
肯爲大先鋒否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
心報國惜乎未遇其主今都督肯委重職雖
萬死不辭懿曰天子盡情托吾吾欲倚公同
立大事故委重職也郃大喜曰惟命是從於
是司馬懿令張郃爲大先鋒總督六軍又令

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却
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
張疑逕出陳倉過劍關由散關望斜谷而來
司馬懿正提兵出關張郃回問曰今孔明長
驅大進再出祁山當復如何懿曰此人定來
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以可結營以守祁山
吾與郭淮巡畧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也
說畢留四萬兵令郃守祁山懿引兵望隴曰
而去此時蜀兵盡出祁山安營了畢隨後孔

明亦到見渭濱有魏兵隄備乃與諸將曰此
必是司馬懿也卽今營中乏糧李嚴處催併
去久未見運到吾料隴上麥熟吾密引兵割
之只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之
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齒城此
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大開城門而降孔明
問曰此時何處麥熟太守告曰隴上麥熟惟
上邽最盛孔明留張翼馬忠守齒城自引諸
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

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算知吾來割麥也
卽沐浴更衣令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
上皆要一樣粧飾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
造的孔明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擂鼓
伏在上邽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各引一
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
人皂衣跣足披頭伏劍在左右推車執着七
星皂旗如此行之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
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伺候割

麥却選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
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爲推車使者中間輿
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旛步行在車
前孔明端坐車上望魏營而來那哨探軍見
之大驚又不知是人鬼火速報知司馬懿
懿自出營視之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
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右二十四人披髮仗
劍前面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一般懿
大怒曰這箇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

馬分付曰汝等疾去連車帶人盡行都捉來
魏兵一齊追之孔明見二千魏兵趕來便教
回車遙望蜀營緩緩而行魏兵皆驟馬趕來
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一程追
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恠奇恠
我等急急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
如之何也孔明見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
着魏兵歇下魏兵猶豫良久又放馬趕來孔
明便回車慢慢而行魏兵趕了二十里只見

在前不曾趕上盡皆癡呆孔明教回過車朝
着魏軍推車倒行司馬懿在後趕來傳令曰
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驅六甲六丁之神亦
能懷揣日月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書內縮
地之法也衆軍不可追之懿急收兵退時左
勢下戰鼓大震一彪兵殺來懿令兵拒之只
見蜀兵隊裏二十四人披髮仗劍皂衣跣足
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簪冠鶴氅
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箇車上坐着孔

孔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如何這裏又有孔
明恠哉恠哉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
軍殺來四輪車上亦有孔明左右亦有二十
四箇皂衣人披髮仗劍擁車而來懿心中大
疑回顧諸將曰此必是神兵也衆軍心下大
亂魏兵因此不敢交戰自行奔走正行之際
忽然鼓聲大震又一彪兵殺來懿舉目視之
又見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右前後
推車使者同前一般魏軍無不駭然大半要

行逃命司馬懿又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驚懼。因此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運赴齒城打曬去了。司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數軍出哨在路。捉一人來見懿，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也。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昨者何等之兵？」耶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安維馬岱、魏延也。有一路只有一

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懿仰天長嘆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接入禮畢，淮曰：「吾聞蜀兵不多見在齒城打麥，可以擊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齒城可破。孔明可捉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却說孔明引軍在齒城打曬小麥，忽喚諸將聽令曰：「今夜必來攻城。吾料齒

城東西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去也姜維
魏延馬岱馬忠四將出之某等願往孔明大
喜乃與姜維魏延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伏
在東南西北兩處又喚馬岱馬忠曰汝二人
各引五千兵伏在西南東北兩處只聽砲響
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
引百餘人各帶火砲出城伏在麥田之內却
說司馬懿引兵逕到齒城下日已昏黑乃與
衆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夜晚

攻之必不知也此城低壕淺可以打之遂屯
兵於城前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約
定齊來圍的如鐵桶相似懿淮二人傳令攻
城城上萬弩皆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
忽然魏軍中信砲連聲三軍大慌又不知何
處兵來淮令人去麥田內搜時四角上火光
冲天喊聲大震四路蜀兵一齊殺到齒城四
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
殺的那魏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司馬懿引

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
敗兵奔到山後扎住孔明入城令四將於四
角下安營郭淮來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
持許久無策可退目下又被殺了一陣折傷
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當復
如何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勦殺
吾願引一軍襲劍閣截其蜀兵歸路糧草不
通孔明自思慌矣那時大事可成也懿從之
卽發檄文調到雍涼諸郡人馬大將孫禮入

見司馬懿懿就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
却說孔明在齒城相拒日久不見魏兵出戰
乃令魏延姜維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
險不與交戰一者諒吾麥盡無糧二者令兵
去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兵
先去守其險要若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矣
延維二人引兵而去長史楊儀入帳告曰向
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
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

見存八萬兵內四萬限足該換也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衆軍聽知欲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各處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引軍來攻齒城蜀兵思家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之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吾縱取勝失信於人矣蜀兵應去者皆准備回家其父母妻子倚扉而盼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

他則全其信耳卽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聽知無不嘆服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日不回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雖萬死不辭孔明曰汝等該還家之人豈可在此耶衆軍皆要出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吾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不待歇定息喘火急攻之如乃以迎待勞之法也那四萬兵各執兵器懽喜出城列陣而待孔明以信義激勵三軍衆皆感

德奮死報之蜀兵正切齒而待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困馬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衆蜀兵一擁而來人強馬壯將勇兵驍以一當十殺的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餘皆逃走孔明出城收聚了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魏令吳取蜀車吳未曾起兵今嚴哨知消息伏望丞相深謀遠慮早施良圖切勿怠忽孔明

甚是驚疑乃聚說將曰若東吳陸遜興兵寇蜀誰敢敵之皆須索速回也卽傳令教祁山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軍在此必不追也那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却說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追之乃引兵來圍城見司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也懿曰孔明詭計甚多豈可相拒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矣郃曰都督何故懼蜀兵如猛虎慳天下

人之耻笑也懿曰兵法云善戰不如善守今孔明糧少利在速戰吾堅守不出彼若糧盡自然變矣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必歸去也可以攻之懿堅執不從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回遂喚楊儀馬忠入帳受以密計先引一萬弩弓手去劍閣木門道兩下埋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砲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城內

亂堆柴草虛放煙火於是蜀兵盡望木門道而去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去了不知城中有多少兵懿自來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煙起懿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此去必有東吳消息也誰敢追之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往之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耳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為大先鋒之職今日正是立大功之際却不用吾何也懿曰兵法云歸師莫

窮寇莫追今蜀兵志在死戰正處有埋伏
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之不必
掛慮懿曰公只要去休後悔也懿曰大丈夫
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懿曰公不必去另委
別將追之郃曰何謂也懿曰公性烈如火不
能忍耐恐中孔明之計也公今若去悔之不
及矣郃大聲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有何悔
乎懿曰公既堅執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却
教賈翔魏平同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

伏計却引三千兵續來抵處却說張郃引兵
火速趕來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
處樹林內閃出一彪軍為首大將挺鎗勒馬
大叫曰賊將引兵那去郃回馬視之乃魏延
張郃大怒拍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而走郃
追趕三十餘里勒住馬四下視之全無伏兵
又策馬追之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
軍擁出為首大將乃關興也興橫刀勒馬大
叫曰張郃休趕有吾在此郃就拍馬交鋒不

十合與撥馬便走郤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
郤心中疑有埋伏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
放心又趕不想魏延抄在前面與郤又戰十
餘合延又敗走郤奮怒追來又被關興抄在
前面截住去路郤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
蜀兵盡棄什物段匹等行塞音滿道路魏軍
皆下馬爭取延興二將輪流交戰張郤捨死
追趕看看天晚郤趕到木門道口魏兵各得
財物皆無戰心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汝

乃逆賊吾乃漢之名將吾不與汝相拒汝顧
趕來吾與汝決一死戰郤十分大怒挺鎗驟
馬直取魏延延揮刀而迎戰不十合延盡棄
衣甲頭盔兵器等件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
中而走張郤殺的性起又見魏延不顧盔甲
兵器大敗而逃郤奮怒趕來正趕之間忽然
一聲砲響背後魏軍叫曰張將軍休要追趕
他已去的遠了郤生性急暴只管追之此時
天色昏黑又一聲砲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

亂柴滾將下來阻其去路郃大驚曰誤中計
矣急回馬時背後早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
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
路忽一聲梆子響罷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
并百餘箇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之中

詩 諸葛施謀暗學孫 山藏萬弩似雲屯

曰 馬陵當日龐涓死 張郃今朝喪木門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其道路
已知張郃中計衆軍勒回馬急退時只聽的

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衆軍仰視只
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衆軍而言曰吾今
日圍獵欲射其馬候中一獐汝咨人安心而
去上覆仲達早晚必受吾所擒矣魏兵回見
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嘆曰張
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主聞
知大哭不已衆官再三勸解方纔休息叡曰
西蜀未平良將先亡如之奈何羣臣泣奏曰
張郃乃棟梁之材今日已亡國家棟梁折矣

諫議大夫辛毗叱之曰是何言也昔建安年間皆言天下不可無武祖也及至升遐傳位文皇帝時又曰不可一日無文皇帝也及至文皇帝晏駕今日陛下龍興國中文武如雨豈少一張郤乎多官默然無語獻懼笑曰辛諫議之言是也因此令人去木門道取張郃屍厚葬却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早有李嚴妄奏後主曰軍士糧草已辦不乏丞相回師必順魏也後主卽命尚書費禕入

漢中見孔明細言軍旅之事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陸遜與兵寇川因此回師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必有順曹之意天子因此命其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起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却又奏天子以糧草豐足遮飾孔明大怒曰匹夫爲己之過廢國家大事也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昔日同受託孤之恩且恕此罪若殺之天下

人言丞相不容也今留之亦難只可貶爲庶
民孔明從之費禕卽寫表章赴成都入朝來
奏後主近臣接表後主覽畢勃然大怒叱武
士推出市曹斬首號令參軍蔣琬出班奏曰
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未可斬之當依表施
行可也後主從之乃謫爲庶人徙於梓潼郡
閑住李嚴辭朝而去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
子李豐并劉琰等爲長史積草屯糧講兵論
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三年然後出征兩川

人民軍士皆仰恩德事之如天地父母不覺
三年吳魏並無侵犯是年乃建興十三年春
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士已經三
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雄壯可以伐魏
以報先帝知遇之恩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
復中原誓不見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
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孔明曰臣今恤兵三載夢寐之間未嘗不設
伐魏之策實欲竭力盡忠與陛下克復中原

重興漢室一統之基也言未畢一人出曰不可伐魏也衆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未知有何高見

諸葛亮六出祁山

却說譙周官居太史深明天文地理之事見孔明又欲出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台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鳥數萬自南飛來皆投於漢水而死此大不利也今夜臣神觀天象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乃盛氣在

此不利伐魏况成都人間皆聞柏樹夜哭有此數事不祥之兆丞相只宜守舊決不可妄動也孔明叱之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當竭力討賊豈可以風雲虛謬之兆而廢國家之大事乎孔明卽設太牢祭先帝之廟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師再出祁山誓竭盡心勦滅漢賊恢復中原惟死而已當日祭畢拜辭後主後主與百官送孔明於城外孔明到漢中聚

集人馬喚諸將於堦下商議出師之策忽報
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倒於地衆將救
起半晌甦醒再三勸解孔明長嘆曰可憐忠
義之人天不肯與壽也

詩 生死人常理 蟬蛻一樣空

曰 可憐忠義子 不得壽喬松

乃令魏延姜維作先鋒李恢先運糧草於斜
谷道口伺候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
而進皆出祁山取齊却說魏主設朝因舊歲

力青龍自摩坡井內而起故改爲青龍元年
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
飛報說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復出祁山魏
主曹叡大驚失色急召司馬懿至曰蜀兵三
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
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彗星
犯於太白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負才智逆天
道又來入寇乃自覓死也臣賴陛下洪福願
徐四人同去必破蜀兵也叡曰卿舉來朕察

之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曰夏侯霸字仲權次曰夏侯威字季權三曰夏侯惠字雅權四曰夏侯和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熟閑武藝精通惠和二人諳知韜略善曉兵法此四人常欲與父報讐未遂其志臣保夏侯霸夏侯威作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作行軍司馬共贊軍機以退蜀兵轍曰向者夏侯懋駙馬共議軍機陷了許多人馬見今羞慙不還此四人乃與懋同否懿回奏曰此四人大不同

卷廿一

二十

也轍從之命司馬懿爲大都督凡用將士量才委之發敕調兩京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各處兵馬皆聽懿提調委用懿受命辭朝出城轍囑曰卿到渭濱下寨但堅守爲上專挫其鋒若蜀兵不得志必詐退引誘卿勿追之待彼糧盡擄掠不獲必自走矣乘虛攻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此長久良計卿勿怠慢也懿頓首拜辭而去到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又撥五萬

軍伐木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先鋒夏侯
霸夏侯威過了渭水初創建頭營又於大營
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諸官
商議忽報郭淮孫禮入見懿迎入禮畢淮曰
今蜀兵見在祁山又來水口倘蜀兵跨渭登
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家之
利也懿曰公言是也可就總督隴西軍馬據
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兵糧
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引兵而去下寨了畢

却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箇大寨按左右中
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下十四箇大寨
分屯軍馬以爲久計每日令人巡哨忽人報
曰郭淮孫禮引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
喚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
阻其隴西之兵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
濱遂令人扎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
水手五千人駕之黃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
起兵來救彼若少敗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

後把前軍却下筏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
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
門若得渭水之南勢如泰山矣衆將遵令一
一行之早有巡哨軍報知司馬懿懿喚諸將
曰孔明如此施設其中有計也以取北原爲
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其吾後却攻吾前也卽
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的北原發喊
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可擊之
又令張虎樂綝音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

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休令近
橋可一齊射之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
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
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
來攻汝汝詐敗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
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吾指
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
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去了懿自引一軍來
救北原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

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令
王平張嶷爲前隊姜維馬忠作中隊廖化張
翼作伏隊兵分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
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緩緩列成陣勢而
行魏延在前馬岱在後往北原進發吳班吳
懿把住渭水口準備云燒浮橋却說魏延將
近北原天已黃昏孫禮哨見便棄營而走魏
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有
司馬懿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蜀兵大亂魏

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大半死於水中餘者
奔逃無路幸得吳懿引兵殺來救了敗兵過
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
却被張虎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箭
死於水中餘軍跳水逃生木筏盡被魏兵所
奪此時王平張嶷不知北原兵敗只奔到魏
營天有二更只聽得喊聲大震王平與張嶷
曰軍馬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見在
前面如何不見一箇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

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方可進
兵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言說
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軍浮橋兵俱失了王
平張嶷大驚急退兵時原來魏兵抄在背後
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魏兵一齊殺來王平張
嶷引兵相迎兩軍大戰一場平嶷二人奮力
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
聚敗軍約折萬餘心中憂悶長使楊儀告曰
魏延口出怨言說丞相看他如糞土時常欺

慢故令渭水廝殺因此心怨方有此失孔明
叱之曰吾自有主意汝休出讒言也儀惶恐
而退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明喚入
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你去東
吳一會你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辭也
孔明將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還到建業入
見吳主孫權呈上孔明之書吳主覽畢大喜
乃召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得會合丞相卽
日朕自親征入居巢門取魏合肥新城再令

陸遜諸葛瑾等領兵於江夏沔口取襄陽孫
昭張本等兵出廣陵取淮揚等處三處會齊
進兵共三十萬大軍克日興師費禕頓首拜
謝曰誠如此言則中原不日可破矣吳王設
宴待之吳王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當先破敵
禕答曰獨魏延爲首也吳王又問曰記建功
業無管糧草用誰禕答曰楊儀也吳王笑曰
朕雖未見此二人久知其行也真乃小輩耳
於國何益若一朝無孔明必爲兩人取敗矣

卷廿

十五

卿等於君前何不深議耶禕曰陛下之言當
也臣今歸去嚴加計之遂拜辭吳王回到祁
山見了孔明孔明問曰吳王其意允否費禕
曰吳王起三十萬兵三路御駕親征又問曰
別有言否費禕將論楊儀魏延之事告之孔
明嘆曰真聰明之主也此二人吾非不知爲
惜其智勇不忍殺之禕曰丞相早宜區處孔
明曰吾已定奪下了禕拜辭回成都去訖忽
報魏延鄭文反來降矣孔明喚入問之鄭文

曰某乃魏之偏將軍之職也近與秦朗同領
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將秦
朗加爲前將軍視文如草芥待之如糞土又
行陷害因此十分虧負來投丞相願執鞭補
報言未盡人報秦朗單搦鄒文交戰孔明曰
此人武藝比汝若何文曰某當力斬之孔明
曰汝若先殺朗吾不疑之必重用也鄒文欣
然上馬直與秦朗交馬孔明出營視之只見
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吾戰馬來此早早

還吾言訖驟馬直取鄒文舞刀拍馬相迎
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生鄒文
提首級入營孔明曰汝再去剝將死屍衣服
來文納下秦朗首級復出營來剝衣服孔明
又來看畢回到帳中坐定喚鄒文至勃然大
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鄒文曰小將無罪何故
如此孔明曰吾自幼識秦朗汝安敢瞞我文
拜告曰此乃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
馬懿令汝詐降於中取事以圖功勞是否汝

若不實告吾必斬之鄒文只得招成泣告免
死孔明略施小計就此事而行孔明曰汝既
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懿來劫營吾便
饒汝性命若捉住司馬懿懿是汝之功也吾
當重用鄒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
令監下鄒文樊建問曰丞相怎知此人詐降
也孔明曰觀其動靜可知也司馬懿不輕用
人若加秦朗爲前將軍必武藝高強與鄒文
交馬只一合被文斬之必不是秦朗也故以

卷十一

詐言探之果然如此衆皆拜服曰丞相真神
人也孔明選一舌辯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
此其人持書逕來魏寨人報司馬懿懿喚入
接書拆開看畢懿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
中原之人流落蜀中鄒文與其同鄉孔明因
鄒文有功用爲先鋒今鄒文念在鄉情特來
下書明日晚間舉火爲號望乞都督盡提大
兵前來劫寨文在內應之司馬懿反覆詰審
果然果是實卽賜酒食忻然分付曰本日二更

爲期大事成了必重用汝其人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仗劍步罡禱祝已畢喚王平張嶷分付如此如此喚馬岱馬忠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姜維分付如此如此各人引兵而去孔明坐於高山之處却說司馬懿欲引二子提大兵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止之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入重地也倘有疎虞如之柰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接應可矣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

自引兵接應是日天已初更風清月朗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人盡啣枚馬皆勒口大驅士馬進發於是秦朗引一萬兵直殺入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是中計急退兵時四下火把齊明喊聲大震鼓角震天火砲震地左有王平張嶷右有馬忠馬岱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能得出背後司馬懿只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魏兵勝否只須催兵接應

懿引兵正望火光中殺來忽然喊聲大震左
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
八九相持不住盡皆奔走此時秦朗所引一
萬之兵皆死於鋒刃之下蜀兵圍的鐵桶一
般嚴密其箭如驟雨因此秦朗死於亂軍之
中山頭上忽鳴金蜀兵皆歸大寨天復晴朗
孔明坐於帳中斬了鄭文再議取渭南之計
此時司馬懿奔入本寨人報初更時陰雲暗
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來收兵已了天復

晴朗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懿嘆
曰真神人也卽令諸將加謹防備却說孔明
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只不出迎孔明自上小
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處
形如葫蘆之狀入谷口視之可容千餘人兩
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
只可通一人一騎而行孔明看了一遍心中
大喜乃問鄉導官曰此乃何名也答曰地名
上方谷又號葫蘆谷孔明回到帳中喚馬岱

附耳受與密計如此行之卽令一千五百人
五百人守谷口一千人在內做工孔明又囑
馬岱曰此等人不許放出其餘人不許放入
吾還不時點視捉司馬懿只在此計之中如
有漏了消息決斬汝首馬岱受計而去依法
置造孔明每日徃來指示不覺十餘日孔明
看了回到營內長史楊儀告曰卽今糧米皆
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雖日行夜住費
力甚難總然易到不敷支用如之柰何孔明

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植并西
川收買下的木植教人置造木牛流馬搬運
糧草甚是便益牛馬皆不用水食可以轉運
晝夜不絕也衆皆拜曰自伏羲治世相傳至
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請丞相教之孔明
曰吾已令人依法置造未會完足不過半月
之間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
上山下嶺各盡其便大軍見之無不忻喜孔
明令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引一千兵駕木牛

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
供給蜀兵用度因此大兵皆要出戰以報孔
明之德却說司馬懿正憂悶至急之間忽巡
哨軍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
太勞牛馬不食懿大驚自古堅守者只爲敵
人糧草不能接應之故今用此法必爲久遠
之計不思退矣急喚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
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
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喊叫擂鼓殺將

卷十一

三十一

出來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各引
五百兵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
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
兩邊一齊鼓譟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了六
七匹盡往祁山大寨而去張虎樂綝不敢多
帶每人止驅二匹棄了糧草星夜而回與司
馬懿着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懿大喜曰
汝既曾用此法吾何不用之便令巧匠百餘
人當面拆開懿分付曰吾儗孔明造此木牛

流馬也汝等並依尺寸長短厚薄之法置造
敢有違式者決斬不及半月造成二千木牛
流馬與孔明一般法則亦能進退就令鎮遠
將軍岑威引一千兵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
搬運軍糧往來不絕却說高翔回見孔明說
魏兵搶木牛流馬各二匹去了孔明笑曰吾
正要他搶去幾箇木牛流馬不爲失事吾不
久便得計取軍中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
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必然倣吾造之

卷十

三十三

那時又有計策不數日人報說魏人也會造
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
出吾之計也便教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
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推巡糧軍運到
運糧之所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
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
之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過來就
不能動所運軍糧盡皆棄走背後魏兵趕到
動不得打搵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扭回

舌頭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平受計
引兵而去又喚張疑分付曰汝引五百軍扮
作六甲六丁神兵鬼頭獸身用五彩塗其面
甲子甲寅模樣種種怪異之相一手執錦繡
旗幡一手仗巨闕寶劍身掛葫蘆內藏煙火
之物伏於山傍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煙火
一齊擁出護送而來魏人若見必疑是神鬼
不敢追之此乃神師之計也張疑受計引兵
而去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

卷廿一

三十三

萬兵去此原寨口接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
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
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
引三千兵去渭南搦戰各人遵令而去却說
魏將岑威引軍驅駕木牛流馬裝載糧米正
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
果是魏軍遂放心進發兩軍合在一處忽然
喊聲大起蜀兵就本隊裏殺起乃蜀將牙門
將裨將軍王平也魏軍措手不及被蜀兵殺

死大半李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之
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
軍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聽知軍糧被劫
火速引兵來救王平令兵相轉木牛流馬舌
頭皆棄於道上且戰且走郭淮令驅趕木牛
流馬之時皆不能動淮心中疑惑正無奈何
忽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路兵殺來乃是魏
延姜維也平復引兵殺回二路夾攻郭淮大
敗而退蜀兵方回淮扎住敗軍又只見山後

煙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箇箇執旂仗劍怪
異之相驅駕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
驚曰此必神助也因此心疑不敢追之却說
司馬懿聞知北原兵敗自引兵來救方到半
路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自險峻中殺出喊
聲震地鼓角喧天乃是前軍都督領扶風太
守張翼副將飛衛將軍廖化也司馬懿大驚
失色魏兵殺死大半餘皆各自逃竄司馬懿
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

而走張翼收後廖化趕來看看趕上懿遶樹
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
司馬懿早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出不知去
向但見金盔落在林邊化取盔稍在馬上望
東趕來全無踪跡原來司馬懿棄金盔落於
林東却往西走化出了谷口遇見安維同回
寨來見孔明張疑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
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立爲頭功
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推不知却

說司馬懿逃回本寨心中甚惱忽使命賈詡
至言東吳三路入寇令懿等堅守勿失懿受
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是時魏王獻聰
知孫權動兵御駕親征與衆人商議進取之
計太尉蒯離曰今權分兵三路而來宜先救
新城以得勝之兵順流而援襄陽則吳兵自
解矣將軍用漢曰吳人欲盡力攻新城以致
大軍且任從他攻城挫其銳氣待彼疲乏然
後以兵躡之必可破也今若便進兵適中其

計矣常侍劉邵曰不如先遣步騎數千劫聲
進發抄出吳軍之後斷其歸路截其糧道彼
必震懼遁走不戰而自屈矣魏主曰不然先
帝昔日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據祁山賊來
卽破於此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朕與卿
等分兵三路而進賊人自不暇爲計耳遂令
劉邵部兵收江夏田豫部兵收襄陽朕與滿
寵率大軍救合肥分撥已定先說滿寵兵到
巢胡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甚整寵入

卷廿一

三十六

軍中奏與魏主曰吳人必輕吾遠來未知隄
備今夜可乘虛擊其水寨必獲全勝魏主曰
汝言正合吾意卽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
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
攻之號令已畢是夜二更時分張球與滿寵
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魏軍吶
喊殺入吳兵聽知魏兵劫寨先自慌亂不戰
而走破滿寵部兵四下舉火燒盡戰船糧草
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馮口魏

軍大勝而回次日哨卒報知陸遜說諸葛瑾
戰敗遜集諸將議曰今魏軍不救新城分三
路而來欲牽吾之勢矣吾作一表奏知主公
令其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衆
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衆服其言
陸遜卽具表遣一小校密地賫往新城忽報
魏伏路軍捉住解來見魏主魏主令搜其身
上得表一道魏主拆視之內中約孫權撤圍
兩下夾攻之事魏主看罷嘆曰東吳陸遜真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妙算也遂將吳卒監下令劉邵謹防孫權後
兵却說諸葛瑾大敗一陣人懷震懼又值天
暑人馬多生疾病瑾卽脩書一封令人轉知
陸遜陸遜得書拆視之云今魏兵甚銳吾衆
懷懼且相持日久人無鬪志不如撤兵還國
各保疆土遜看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昔自
有王意差人回報瑾問曰陸將軍曾整兵備
敵否差人曰陸都督營內並不見動靜瑾驚
曰今魏兵長驅而來旣不作準備則當退去

矣豈有自安之理遂親自來遜營中體探正
見陸遜催督衆人於營外種豆菽自與諸將
在轅門奕棋射戲瑾徑入營中遜慌迎入坐
定瑾曰今魏王親來救援兵勢甚盛都督何
以計之遜笑曰吾患之數日矣今魏軍順流
而來勢吞吳楚若與交鋒兩下無益目前泄
了機謀魏軍知備已奔人約王公緩緩退兵
吾與君見機而動瑾曰部下各懷退意若復
遲延非所利矣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徐定

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可出耳今若便退魏
人謂我驚恐而走必乘勢相蹙此敗之道也
足下宜先督舟船詐爲拒敵之意吾悉以人
馬向襄陽而進此疑敵之計退歸江東魏軍
自不敢近瑾依其議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
預備起行遜亦整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
發人報知魏王說吳兵已動雖用隄防魏將
聽得皆要出戰魏王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
敵之計不許輕進果是魏人素知陸遜之名

不敢妄動及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退去矣魏主米信再令探之回報果然退去魏主曰遜之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矣因救諸將各守險要自以大軍屯合肥以伺其變却說孔明欲爲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如擾害者斬首示衆魏民受恩安心樂業司馬懿正在帳憂悶長子司馬師人告曰蜀兵劫去許多糧米又令蜀兵相雜屯田於渭濱

以爲長久之計軍士不許擾害違者誅之似此國家大患何日除之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日大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如孔明奈無計也師曰有智使智無智使力父今統百萬之衆何懼此人耶忽報魏延將金盔前來搦戰百般辱罵只要都督出馬懿笑曰聖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却說馬岱造成木柵來告孔明曰某營中已掘深塹多積乾柴

以引火之物灌入其中週圍山上虛搭窩鋪
皆是乾草內外皆伏地雷目今月餘正值炎
天此計可行也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
谷後路斷塞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
任意入谷但見人馬塞滿了道路便將地雷
乾柴一齊放起火來乃是汝之功也若見蜀
兵與魏兵交戰者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
設七盞明燈於山上此乃引魏兵入路之號
也吾素知汝忠義故委此大任切勿有失馬

信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密囑曰汝
引五百兵去魏寨搦戰誘司馬懿交鋒不可
取勝只詐敗望渭東而走懿必追之汝却望
七星旗處而入夜則望七盞燈處而走便入
於山谷內吾自有捉司馬懿之計也魏延引
兵受計而走孔明又喚高翔分付曰汝將木
牛流馬或以二十爲一群或以五十爲一群
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
是汝之功也高翔受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

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作屯田之故你我皆不相接如別兵來戰只詐敗而勿勝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與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管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時除之縱彼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動搖懿曰只怕是孔明之計也二人又曰若都督如此設疑生民何日太平我弟兄二人自當努力不勞都督矣懿曰且教汝二兄分頭出戰可也遂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霸夏侯威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到兩下一齊吶喊殺將過來蜀兵大敗奔走搶到木牛流馬五六十匹金鼓旗旛不計其數俱令人解報司馬懿知道次日又劫到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來懿審其虛實魏兵告曰孔明只料我兵堅守不出盡將蜀兵四散屯田以

爲久計也懿卽將蜀兵盡皆放去夏侯和問
曰搶來蜀人不殺放之何也懿曰量此些小
之兵又非大將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
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做呂蒙取荊州之計
今後再有搶到蜀人當用好言撫慰仍重賞
有功之人諸將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令高翔
虛作運糧屯於上方谷內旣入還出人莫知
之夏侯霸夏侯威每日取勝約有半月因是
司馬懿見蜀兵累敗心中懽喜忽見擒到蜀

兵一百餘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
處衆皆告曰每日運糧屯在上方谷內諸葛
丞相不在祁山來上方谷山西十里下營安
住懿備細問了將各人賜酒食犒勞已畢盡
皆放了當日天晚司馬懿喚諸將分付曰今
孔明不在祁山自引一軍在上方谷安營汝
等明日一齊併力共取祁山寨吾自去接應
各人受令而退長子司馬師曰父欲攻其後
者何也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也若見我

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矣我却取上方谷燒盡糧草蜀人首尾不接必大敗走也二子服曰父之言是也懿卽令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軍中設下火把却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便令衆將勒兵等候若司馬懿自來便劫魏寨奪了渭南衆將收拾已畢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

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了蜀兵去救祁山寨柵心中大喜乃引二子并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且說魏延只盼司馬懿到來忽然一枝兵殺到延縱馬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喝曰魏延休走延舞刀相迎戰不一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懿分兵三枝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延看見谷口內有七星

號帶飄揚乃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大驅上馬皆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中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勒馬橫刀而立懿大駭乃與二子曰倘有兵斷其谷口如之奈何急退兵時只聽的喊聲大震山上火把一齊丟將下來燒斷谷口懿大驚無措將人斂在一處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皆着魏延

望後谷中而走只見谷口壘斷仰天長嘆曰吾今休矣司馬懿見火光甚急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斷死於此處矣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霧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盆傾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響火器無功霹靂大雨自申時直至亥時平地水深三尺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卽引兵奮力殺出馬岱軍少不敢追之忽一彪兵到殺退馬岱復來接應司馬懿衆視

之乃張虎樂綝也遂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時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交戰司馬懿引兵衝殺過橋來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魏兵大敗失了渭南營寨心中大慌急退時四面蜀兵殺到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生者奔過渭北逃生却說孔明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時不勝忻喜馬岱一齊放火將欲盡情燒死忽降大雨火

不能着人報走了司馬懿孔明嘆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詩 丞相安排烈火燒 霧雲驟雨降青霄

曰 孔明妙計如成就 爭得山河屬晉朝

孔明收兵回到渭南大寨安營已畢魏延告曰馬岱將葫蘆谷口壘斷若非天降大雨延同五百軍皆燒死谷中孔明大怒喚馬岱深責曰文長乃吾之大將也吾當初授令時只教燒司馬懿如何將文長也困於谷中幸朝

延福大天降驟雨方纔保全倘有踈虞又失
吾右臂也叱武士推出斬首回報衆將見孔
明欲斬馬岱皆拜於帳下再三哀告孔明方
免令左右將馬岱剝去衣甲杖背四十削去
平北將軍陳倉侯官職貶爲散軍馬岱責畢
回到舊寨孔明密令樊建來諭曰丞相素知
將軍忠義故令行此計如此如此他日功成
當爲第一可推是楊儀教如此行之以解魏
延之讐言岱受計已畢甚是忻喜次日來見魏

延曰非岱如此乃長史楊儀之謀也延大恨
楊儀即時來告孔明曰延願求馬岱爲部下
裨將孔明不允延再三告求孔明方從却說
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渭南寨柵今已
失了諸將再言出戰者斬之各聽將令據守
不出忽有郭淮來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
必欲擇地安營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
而東吾等皆危矣真可憂也若出渭南西至
五丈原方無事也令人探之回報果上五丈

原美司馬懿以手加額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諸將堅守待孔明久必自變却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不出孔明乃取巾幘音幘并婦人縞素之服修書一封盛罈於大盒之內遣人逕送魏寨諸將不敢隱蔽直引入見了司馬懿懿對衆拆開視之內有巾幘婦人之衣并密書一封懿拆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嘗聞管子有云禮

義廉取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切惟司馬仲達既爲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則甘分窟守土巢而畏刀避箭與寡婦又何異哉今遣人送巾幘素衣如不出戰可再拜而受之倘有男子之膏襟早與批回依期赴敵

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視我爲婦人耶且受之矣令人重待來使懿問曰孔明寢食及事煩簡若何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

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不過數升
懿密告衆將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使
者回到五丈原見了孔明說司馬懿受了衣
巾看書已畢只問寢食事物並不言軍旅之
事其如此應對彼言食少事煩豈能久乎孔
明嘆曰彼深知我也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
常自校簿書且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丞相以治家之事譬之凡治家之道必使
奴執耕婢典爨鷄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

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縱容自在高
枕飲食而已忽一旦將身親其役形疲神困
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犬哉夫爲
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
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丙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問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云自有
王者也今丞相自理細事汗流終日豈不勞
乎司馬懿之語誠然肺腑之言也孔明泣曰
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

似吾盡心也衆皆垂淚孔明白覺神思不寧
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將皆知孔明以
巾幗衣服大辱司馬懿懿受之不戰衆將因
此入帳告曰我等乃大國名將安忍受小邦
之辱也願請出戰以決雌雄懿笑曰吾非不
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柰天子明語令堅守
勿動今若輕出有違天子之命矣衆皆昂然
不忿懿曰汝等既要出戰待吾奏知天子速
求赴敵若天子准吾出戰那時各建功名未

爲晚矣衆皆允之懿急寫表遣使直至合淝
軍前奏聞魏主曹叡魏主覽訖乃與多官曰
朕教且守勿出今何故上表求戰耶衛尉辛
毗奏曰司馬仲達本無戰心必因諸葛孔明
恥辱衆將抗拒之故也虛上表章令陛下制
之魏主曹叡聽知如此遂令辛毗持節自到
渭北寨內制之司馬懿接詔入帳受命已畢
辛毗傳詔曰再有敢言出戰者以違制論之
衆皆傾服懿暗與辛毗曰公足知我心腹就

令士民布散流言說魏天子令辛毘持節到營令司馬懿堅守不出於是典軍書記樊芝丞相令董厥聽知此事來告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姜維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無出戰之心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衆將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乎此乃司馬懿耻辱不過又因將士忿拒故散此言也衆皆拜曰丞相有萬里之明見也忽報費禕到孔

明召入問之禕再拜言曰魏主曹叅聞東吳三路進兵乃自引大兵逕到合肥令滿寵田豫劉昭分兵三路迎之被滿寵設計盡焚東吳糧草及戰具器物吳兵多病陸遜上表與吳主約會一齊攻之不意持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因此機會泄漏吳兵大敗而回孔明聽知長嘆一聲忽倒於地衆皆急救半晌方甦而言曰吾心昏亂舊疾忽發壽必不遠是夜孔明扶病出帳仰觀天文大慌入帳乃與

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泣曰丞相何出此
言也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
幽隱相輔列曜以變其色足知吾命矣維曰
昔聞能禳者惟丞相善爲之今何不祈禳也
孔明曰吾習此術年久未知天意若何汝可
引甲兵七七四十九人各執皂旗身穿皂衣
環遶帳外吾自於帳中祈禳北斗七日內如
燈不滅吾壽則增一紀也如燈滅吾必死矣
一應閑雜人等休教放入姜維得令凡用之

物只用二小童無運時正八月半間是夜銀
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動刁斗無聲姜維
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孔明自於帳中設
香花祭物中布七盞大燈順布四十九盞小
燈內安本命燈一盞於地上孔明拜伏於地
曰亮生於亂世隱於農迹承先帝三顧之恩
託後主孤身之重因此盡竭犬馬之力統領
貔貅之衆六出祁山誓以討賊不意將星欲
墜陽壽將終謹以靜夜昭告於皇天后土北

極元辰伏望天慈俯垂鑒察孔明祝畢俯伏
待旦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醒而復昏日
則計議伐魏夜則步罡踏斗却說司馬懿夜
間仰觀天文忽大驚仍喚夏侯霸曰我見將
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也不久便死矣你可
引一千兵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訟不戰
者必有病若奮然突出者則無事矣霸引兵
而去却說孔明在帳中乃祭祀六夜了見主
燈明燦心中大喜姜維入帳正見孔明披髮

仗劍踏罡布斗壓鎮將星忽聽的寨外吶喊
欲令人問時魏延入報曰魏兵至矣延脚步
走急將主燈撲滅孔明棄劍而嘆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主燈已滅吾豈能存乎不可得
而禳也姜維大怒拔劍在手欲斬魏延孔明
急止之曰是吾天命已絕非文長之過也維
方纔免之於是孔明吐血數口卧於床上乃
與魏延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來
探虛實也汝可急出魏延上馬引兵出得寨

時夏侯霸見了魏延慌忙引兵而退延奮力
追趕二十里方回孔明乃與姜維曰吾本欲
竭忠盡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天意如此
吾且夕將亡矣吾平生所學已著於書共二
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
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吾遍觀諸將無人可
授獨將軍可授之切勿泄漏維哭拜而授孔
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曾用得汝後必用
以鐵折疊燒打而成鐵矢長八寸一弩可發

中矢皆畫成圖本汝可如法造之維再拜而
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憂惟陰平
之地切要仔細雖然險峻久必有失久喚長
史楊儀人帳授與一錦囊分付曰久後魏延
必反若反時方開之那時自有斬延之將也
此日孔明一一調度已畢人事不醒至晚方
甦晨夜昏絕數番孔明連夜表奏後主後主
急遣尚書僕射李福星夜趕到五丈原入見
孔明開安孔明令坐而言曰吾不幸中道而

亡虛廢國家大事得罪於天下也吾死後自有遺表上奏天子你公卿大夫依舊制而行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廢之馬岱忠義後當重用吾兵法皆授與姜維他日能守西蜀也李福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涼淚流滿面長嘆曰吾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我其極嘆息良久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曰王平廖化張嶷張翼吳

懿等皆忠義久經爭戰多負勤勞堪可委用吾死之後凡事皆依舊法而行可緩緩而退汝乃深通謀略之人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魏延後日反時汝只依前付錦囊行之楊儀泣拜而謝孔明令取文房四寶於卧榻上寫遺表以達後主其表曰

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念臣賦性愚拙時遭艱難分符擁節專掌鈞衡與師北

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在膏肓音荒命垂旦夕
伏願陛下清心寡慾將以愛民遵孝道於
先君布仁義於寰海提拔幽隱以進賢良
屏除奸諂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
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
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臣亮不勝
涕泣懇切之至

孔明寫畢分付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
若司馬懿來追將吾先時木雕成吾之原身
安於車上以青紗幪之勿令人見汝可一順
一逆布成長蛇陣回旗返鼓若魏兵追來令
人馬不許錯亂却將吾原身推出却令大小
將士左右而列懿見之必急走矣魏兵退去
方可發喪喪車上可作一龕音龕坐於車上用
米七粒、用水放於口中足下用明燈一盞
置於轎車之內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

則將星不墜矣吾陰魄自起鎮之先令後寨
先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汝等文武皆
盡心報國不可負職也楊儀聽令曰丞相少
慮儀並不敢有違丞相之遺言也是夜孔明
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之曰此吾之將星
也衆視之只見其色煌煌欲墜孔明以劍指
之口中念呪呪畢急回帳時不醒人事忽李
福又到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曰我
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孔明復醒開目視之

見李福立於榻前孔明曰公此來必是天子
問誰可任大事蔣公琰可矣福又問曰公琰
去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偉可以繼之福
又問孔明不答而逝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
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歲

詩 六出雄師度劍關

運謀設策笑談間

曰 巍巍功業蓋二國

凜凜威風鎮八番

羽扇綸巾扶社稷

忠肝義膽展江山

壯懷未遂身先喪

提起令人血淚斑

詩 亘古英雄世莫儔 匡君功業並伊周

曰 出師未必摧梁木 始覺天心已厭劉

詩 七星壇上東風急 五丈原頭秋月明

曰 先生不是無才調 天意俄然欲變更

詩 退莫追兮進莫攻 來如風雨去無踪

曰 神機妙策誰能測 果是人間一卧龍

詩 蜀相西驅十萬來 秋風原下久徘徊

曰 長星不爲英雄住 半夜流光落九垓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

之副嘗以曠位游散怏怏然謗無已於是孔

明廢立爲民徙之汝山及聞孔明亡而垂泣

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平聞之亦大哭病死平

嘗箕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妾

維揚儀皆依孔明舊制而行不敢妄動絲毫

遂依法成殮置於車上用龕蓋之令三百心

腹人守護卽傳密令教魏延斷後楊儀次之

各處營寨一一退去却說司馬懿夜觀天文

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於西
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投大起小隱隱
有聲懿大驚曰今諸葛孔明死矣急起大兵
追之方出寨門忽然自省乃與二子曰孔明
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吾父不出戰故以
此術詐死誘吾追之今若追彼必中計矣因
此復回遂令夏侯霸暗引十餘騎望五丈原
山僻哨探消息去了却說魏延在寨夜作一
夢夢見頭上生二角醒來甚疑坐而待旦忽

報行軍司馬趙直到延請入問之曰久知足
下深明易理吾夜夢頭生二角煩先生決其
凶吉也直答曰此大吉之兆也麒麟頭上有
角蒼龍頭上有角乃變化升騰之象將軍所
到之處不戰而獲全功也延大喜曰如應公
言自當重謝直辭延出寨行不十里正遇尚
書費禕禕問之直告曰適到魏延營中延夢
頭生二角令我圖之木非吉兆但恐見恠故
以麒麟蒼龍之事而解也禕曰足下何以知

之直曰角之一字刀下用也今頭上用刀其
凶甚矣禕曰君勿泄漏惟你我知之直別去
禕到魏延寨中令左右退去乃告曰昨夜三
更丞相辭世去了臨亡時再三叮嚀傳示令
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緩緩而退不可發喪
令兵符在此便可起兵也延曰何人理丞相
之大事耶禕曰丞相一切事務盡託與楊儀
用兵密法口訣皆授與姜維此兵符乃儀之
令也延曰丞相雖亡吾今見在楊儀乃府下

之人焉能任此大事只可扶柩入川擇地遷
葬吾自率大兵攻之必要成功豈可因丞相
一人而廢國家之大事耶禕曰丞相遺令教
且暫退不可泄漏將軍何故欲自戰也延愈
加大怒曰丞相當時若聽吾計取長安久矣
向者楊儀欲燒吾於葫蘆谷內幸得天祐降
下大雨因此火滅方保全生至今尚未雪恨
吾官任前軍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安肯與長
史斷後也禕曰將軍之言是也楊儀只是一

長史而已如何總制我等寧死不受辱也延
曰公可助吾吾自教諸寨不動以圖進取禕
曰願從將軍之命延曰公若果有此心當同
僉盟狀禕欣然押寫訖延設席相待禕曰雖
然如此不可輕動令敵人之辱笑也待吾自
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彼退與兵權只扶柩
入川儀乃文字之人心竅從矣延聽其言禕
上馬逕到大寨見楊儀細言其事儀曰無事
丞相臨亡之時分付曰魏延勇烈敵人皆懼

因此不忍害之吾教他斷後本知不服故以
兵符探其心今果應丞相之言當令伯約斷
後按丞相法度而行緩緩而退於是姜維斷
後楊儀領兵扶柩先行二人掌管內外之事
却說魏延見費禕又不再來心中疑惑乃喚
馬岱商議岱曰某見費禕出的轅門外縱馬
加鞭而去其言必是詐也延就令馬岱
引十餘騎去探消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總
督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豎儒

安敢戲吾耶吾必殺之卽拔寨引兵盡望南
行却說夏侯霸引兵到五丈原看時不見一
人遂回報司馬懿懿問虛實霸曰川兵車仗
盡已去了只有安維斷後魏延寨中並無一
人遠遠望見投山僻小路去了其餘諸寨人
馬亦皆退盡懿聽畢跌足曰孔明死矣可速
追之衆將問曰都督何以知也懿曰五賊皆
損豈能生乎急起大軍引二子趕來夏侯霸
曰都督不可輕追當令偏將掩殺也懿曰他

人不知兵法遂引兵一齊殺奔五丈原來魏
兵鼓譟搖旗殺入寨時果無一人懿回顧二
子曰汝急催軍趕來吾自引兵前進司馬師
司馬昭在後催督懿自引兵追到山脚下見
川兵不遠乃奮力趕來忽然山後一聲砲響
鼓角喧天喊聲大震懿大驚失色只見蜀兵
旗號皆返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上書一行
大字題曰大漢丞相諸葛武侯懿定睛看時
見中央數十員上將擁出一輛四輪車來車

上端坐孔明綸巾羽扇鶴髦皂絲車前一將
全副披掛勒馬挺鎗大叫曰反賊司馬懿早
早受降懿視之乃天水人也姓姜名維字伯
約懿大驚曰孔明尚在吾輕入重地中其計
矣急勒回馬便走魏兵魂飛魄散棄甲丟盔
拋干撇戟各逃性命互相踐踏死者無算司
馬懿奔走五十餘里背後兩員大將趕上扯
住馬嚼環而言曰都督勿驚懿用手摸頭曰
吾有頭否二將曰都督休怕蜀兵去遠了懿

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睜目視之乃夏侯霸夏
侯惠也二將曰川兵退去必留斷後兵也可
再起兵追之懿不敢決乃徐徐按轡與霸惠
二人尋小路而歸本寨眾將各引兵四散哨
探鄉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時哀聲震
地軍中揚起白旗喪旛孔明果狀死矣止留
姜維斷後只有一千兵懿又因鼓聲大震何
意也鄉民曰乃蜀兵返旗擂鼓南邊車上孔
明乃木刻者也懿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

死也。因此蜀中人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詩：高壘深溝可料生，不能料死勒追兵。

曰：返旗鳴鼓先奔走，司馬應知諸葛能。

詩：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猶疑亮未殂。

曰：關外至今人吟笑，不知司馬愧何如。

却說司馬懿問了的實，遂令衆將引兵在前。

追趕懿，遂後而來，趕到伏兵之所見樹林中。

虛設孔明旗號，懿安心追之。行到赤岸坡，懿

見蜀兵去遠，乃與衆將曰：今蜀兵遠去，追之

何益？不如回師。衆將曰：倘蜀兵復來，如之柰

何？懿曰：孔明已亡，再無人敢領此職。我等皆

高枕無憂矣。遂班師而回。一路上見孔明安

營下寨之所，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嘆曰：此

天下之奇才也。衆皆駭然。

詩：長蛇盤曲轉山排，萬壘屯雲次第開。

曰：諸葛軍營藏造化，故令司馬嘆奇才。

於是司馬懿兵回長安，分調衆將各守隘口。

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却說姜維排長蛇陣。

緩緩退入棧閣道口忽有人報說司馬懿追至赤岸回去了因此楊儀更衣發喪舉哀哭聲大震川軍皆撞跌而哭大半不食死者無數

詩 武侯魂已升天去 軍士號啕血淚流
曰 因念從前恩德重 甘心不食喪荒丘
却說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忽見前面火光冲天喊聲震地伏兵攔路衆將驚曰誰想此處又有伏兵也焉能去之卽來報知楊

儀未知如何

武侯遺計斬魏延

却說楊儀聽知此事忙令人探知回報曰燒棧道者乃魏延也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果然如此今斷其歸路當復奈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担奏天子認我等造反故燒斷棧道也我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之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棧山雖狀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

後衆皆從之一日將人馬望槎山小路進發
允遇鄉民佯說討賊於是先令二使去訖隨
後費禕又來却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
止不寧夜作一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遂
大驚覺坐而待旦集聚文武入朝圓夢有譙
周奏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芒
有角自東北而落於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
事今陛下夢山崩者正謂此兆也後主愈加
驚怖復問周曰李福因何久不回也忽報李

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曰臣到
五丈原營中時丞相已不醒人事了多將正
伏地而哭丞相須臾問曰見臣在側未等臣
言便先問曰天子令你來問後事也蔣公琰
可託臣又問之丞相曰費文偉可也臣再問
時丞相不答瞑目而亡臣不敢稽遲故星夜
而來後主聽知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
床之上侍臣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
大哭不已內外文武如喪考妣軍民無不哀

慟後主連日涕泣飲食頓減不能設朝忽報
征西大將軍南鄭侯魏延表奏楊儀劫奪丞
相靈柩舉衆造反群臣大駭入宮啓奏後主
此時吳太后亦在宮中後主聽知大驚無措
倒在龍床之上不能起身吳太后坐於榻前
近臣讀魏延表曰楊儀曰總兵權率衆造反
劫丞相靈柩欲引敵入入境臣先燒斷棧道
以兵守禦然後討之後主曰魏延乃英雄之
將足可拒楊儀等衆何故燒其棧道也吳太

后曰嘗聞先帝有言說孔明能識魏延腦後
有反骨每欲斬之爲因憐其勇烈亦未得便
也今奏楊儀等造反尚有不明楊儀乃文字
之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如何敢反今日若
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
慮遠議可也文武多官正商議之間忽報長
史楊儀緊急表奏進臣拆表讀曰

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
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

可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
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攬越先人漢
中即日放火烧斷棧道劫丞相靈車逆從
魏兵阻其歸路事在火速具表以聞

衆官聽畢默然無語太后曰卿等所見若何
蔣琬奏曰臣非敢爲一己之私願從公議楊
儀爲人雖然稟性多急不能容物至於籌度
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
終委以大事非背義之人也

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

兵心中不服又挾私讐言故燒棧

又誣奏而害之臣願將全家良賤敢保楊儀
不反實不敢保魏延董允亦奏曰楊儀雖有
市井之志實不敢反背朝廷魏延雖有功勞
常有怨丞相之意本欲反投歸魏又見楊儀
總制兵馬故燒棧道以斷歸路虛上表以殺
害反情可見矣衆官一齊奏曰二公之言是
也於是文武及近侍官只保楊儀不保魏延

後主曰若魏延果反何人當之蔣琬又奏曰
丞相素疑此人必遺計與楊儀若楊儀無才
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不
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
間楊儀表又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節連具
奏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又到細奏魏延反情
羣臣皆奏曰本是魏延之罪實非楊儀之罪
也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勸用好
撫慰允拜別而去卽說魏延燒斷棧道兵屯

於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又計不意楊儀妻
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
却教先鋒何平引三千兵依孔明所遺密計
而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且
說何平引兵趕到南谷之後擂鼓呐喊有人
來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
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掛上馬提刀引
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
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

耶平叱之曰丞相近亡屍尚未冷汝輩焉敢
反也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
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可念丞
相之恩休助反賊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
聞知大喊一聲自去大半延大怒揮刀縱馬
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有數合平詐敗而
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復回見衆
兵潰散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只有馬
岱三百兵不動延與岱曰吾平生有眼如盲

不識好人舊日跟吾戰將皆棄吾而去惟公
在焉吾殺了楊儀先報此恨後取百川易如
反掌與公同享太平生死休離寸步馬岱大
聲而言曰吾恨諸葛亮不肯大用今遇明公
願盡心竭力以圖進取遂與馬岱追殺何平
平引兵飛奔而去魏延與馬岱商議曰我等
投魏若何馬岱曰將軍之言不智甚也延曰
目下兵少糧缺安能濟事平岱曰大丈夫武
藝過人不自霸荼何故區區屈膝於他人之

下哉吾觀將軍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敵
乎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若此處得之民足
可爲兵糧足可爲食西川唾手而可得也將
軍又何疑焉延曰公言是也遂同馬岱引兵
直取南鄭却說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
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維急令拽起吊橋延
岱二人大叫早降維慌令縱人請楊儀商議
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難以
退也儀曰丞相臨終遺與一錦囊囑之曰若

魏延反時臨城扣敵對陣之時方可拆開便
有斬延之計也今果如此何不取視之儀出
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
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
執吾先引兵出城列爲陣勢公使可來姜維
披掛上馬綽鎗在手引三千軍開了城門一
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了陣勢維挺鎗躍馬
立在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
不曾虧你今日如何背反耶延橫刀勒馬而

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儀在門旗
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
而出立馬於陣前看魏延忻然而笑曰丞
相在日知汝入後必反教吾提備今果應之
汝敢在馬上連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
丈夫也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
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卽今
已亡天下誰敢敵吾也休道連叫三聲便叫
三萬聲有何傷哉遂提刀按辮於馬上下大

曰誰敢殺我言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
吾敢殺汝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皆駭
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火燒木柵
寨之時實欲將司馬懿魏延皆要燒死故與
延五百軍爲引誘之兵不想天降大雨其計
不成却歸罪於楊儀痛責馬岱受以密計只
待口中之言便斬魏延因此不疑乃求
岱爲部將見孔明亡遂與岱同反到南鄭
城下楊儀讀詩策已知伏下馬岱在

年十月吉日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遷葬
文武官僚軍民百姓盡皆掛孝拜哭而祭哀
聲大舉震動天地後主降詔致祭謚忠武侯
令建廟於沔陽詔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毅篤
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
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
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
臨垂克邁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宗
德序功朕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

首設祭拜哭停柩於丞相府中其子諸葛瞻
字思遠守孝候葬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罪
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效丞相所
行靈柩何由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
皆卿之功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忠
義之功就任魏延之爵儀呈上孔明遺表後
主覽畢大哭乃連日不朝欲卜地遷葬費禕
入奏曰丞相臨終命葬於定軍山為墓不用
牆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

新編通鑑三國演義便覽卷之二十二

魏并長安承露盤

却說南陽安衆人宗預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奏曰：臣雖不才，願往東吳爲使。蔣琬奏曰：須得此人方可。后主卽命預往東吳。預星夜到金陵，入見吳主。禮畢，見左右皆着素衣，權作色曰：吳蜀已爲一家，何西增白帝之守？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曰：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喜曰：此人真俊傑耳。乃喚

卷之二十二

宗預曰：朕聞丞相新亡，日每流涕。宗族官僚盡皆掛孝，朕恐魏人承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爲救援，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旣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赴陛下前報喪也。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爲誓曰：朕吳國之君，若負前盟，絕滅子孫。又命使齎香帛奠儀入川致祭。宗預拜別吳主，還成都，入見後主。禮畢，奏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諸

葛瑾全家掛孝。恐魏人乘虛而入。故設巴丘之守。兩國通好。已後並無違抗。後王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有封賞。楊儀見不委用。口出怨言。曰。昔日丞相新亡之時。我若將全師投魏。不致如此受寂。

卷三

二

寞也。近臣聞知。奏與後王。後王急召蔣琬等計議。費禕出班奏曰。向者楊儀於丞相前累譖魏延。因此逼反。後王大怒。即將楊儀下獄。勅問。招成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曾立功劳。未可斬之。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嘉祚為民。儀羞慙。至其自刎而死。自此兩川太平。姜維屯積糧草。以為二十年之計。乃蜀漢建興十三年。也。却說魏主曹叡時。青龍三年。蜀吳二國皆

不興兵。乃封司馬懿爲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而回洛陽去訖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三年已完又來洛陽又造朝陽殿太極殿華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不拘財力但要極其華麗皆以金玉粧飾雕梁畫棟碧瓦金磚重重錦繡件件鮮明光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遇有不便者公卿大夫負

卷廿二

土搬磚起造人民號泣怨聲不絕司徒董尋

上表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耳其朝陽殿太極殿總章觀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宇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今陛下

使以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烏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何有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終。

魏主覽畢，大怒曰：司徒董尋不怕死也。右右奏曰：於法當斬之。曹叡曰：朕見此人，素有忠

卷十一

四

義。今且廢為庶人。再有妄言者，梟首示衆。遂將董尋貶為民。所召馬鈞問曰：朕所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陛下嘗聞漢武帝所建栢梁臺乎。叡曰：朕未知其詳。卿試言之。鈞曰：漢朝二十四代，惟武帝享國最久。眉壽極高，服天上日精月華之炁也。於是長安宮中建一臺，名曰栢梁臺。上立銅人手捧一器，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

其露用美玉爲屑調和服之。自朕反老還童而無百病矣。獻大喜。卽命馬鈞引一萬人。星夜逕到長安。令人夫搭起木架。週圍上栢梁臺。先拆銅人。不移時間。用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馬鈞下令。教人先拆了銅人金盤。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潛暗然。淚下。衆皆大驚。勿。朕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沙走石。急若驟雨。一聲響亮。就如天崩地裂。聞於四遠。其臺高二十丈。銅柱圍十圍。卽時

傾折壓死千餘人。鈞盡皆焚之。獨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王。獻上銅仙人承露盤。細奏其事。魏王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約重百萬斤。不能易至。獻令人打碎銅柱。運來洛陽。又鑄兩箇銅人。號爲翁仲。列於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箇。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立社殿前。又於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俊禽靈獸。又選美女千餘人。爲官娥。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
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之高麗
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旋室象廊
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
臺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
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
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
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

卷廿二

六

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
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
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
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
飾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
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
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
之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以爲憂而嘗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

亡而臣可以獨存。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
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云。天子
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
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
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
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謹叩指沐。伏俟重誅。謹表以聞。
魏主曹叡看訖大怒。扯碎表章。叱武士推出
內門之外。欲上馬。幸上林苑。忽一人披頭散

髮。身掛紙錢。跪於馬前。叡視之。乃太子舍人
沛國人。姓張名茂。字彥林。茂手擎表章而諫。
叡下馬。復坐於殿上。拆表視之。表曰。

臣聞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
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
妻。妻音弟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
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伐。故富
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音貴買生
以贈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

度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志夫君有天
下而不得萬民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
旅在外數萬人一日之費非但千金舉天
下之費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
非員無職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
内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求祖仙信
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
一莫敢與爭者耳自漢末衰亂以來四十

卷三

五載馬不捨鞍人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
郊野瘡痍號哭之聲於今未已猶有強寇
在邊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兢兢念崇節
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統作玩弄之物
後園建承露之盤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
騁寇讐之心矣惜乎捨堯舜之節儉而爲
漢武帝之侈事臣切爲陛下不取也願陛
下沛然下詔爲萬民之父母恤妻子之饑
寒問民之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

恪恭以臨天下。誠如是則矣。賊面縛蜀虜
輿襯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
待也。陛下何勞神思於海表。軍旅高枕。戰
士備員。今群公皆緘口結舌。臣不敢不上
瞽言。以盡人臣之職也。臣年五十。常恐致
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歿身。冒昧聖聽。恭
惟陛下開天地之明察。肝膽之諫。沐浴候
誅。謹表以聞。

於是魏主曹叡覽畢。表文勃然大怒。曰：張茂

只是一中書令。敢出狂言。來譏朕耶。叱武士
推斬之。茂厲聲大罵。無道昏君。早晚必爲虜
矣。言訖。斬之。須臾獻首於殿下。叡令遍示多
官。已畢。乃召馬鈞。催造南臺銅仙人。承露盤。
又於丹墀內鑄一大油鼎。日日以火熬油。但
有諫者。烹之。因此文武官僚。無一人敢言。並
至司馬懿府中。細言其事。懿曰：魏室已盡矣。
切莫諫也。多官因此各散。却說魏主曹叡。將
青龍五年。改爲景初元年。有皇后毛氏。乃河

內人也。先年獻爲平原王時，出入同輦，及卽帝位，寵爲后妃。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後獻因寵郭夫人，將毛后目不正視。郭夫人極有顏色，聰慧，獻甚敬之。日每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二月上林苑中，百花爭放，獻同郭夫人到御花園中賞翫。於花萼樓上飲酒，郭夫人問曰：「何不請毛皇后同樂？」獻曰：「若彼在朕涓滴之水不能下咽喉也。」遂令宮娥四壁守把，不許令毛皇后知道。却說毛皇后見獻一

月餘日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的樂聲嘹亮。乃問曰：「何處動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皇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次日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翫，正迎見魏主於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賞北園，其樂不淺也。」獻大怒，叱官官將毛皇后絞死。遂捉昨日侍奉人到一齊殺之。乃立郭夫人爲皇后。郭皇后一日與獻飲酒，乃問其故。獻曰：「朕

令左右休教毛氏知之。毛氏知之，必因此輩
泄漏。朕故盡殺矣。時景初二年春正月，有公
孫淵乃遼東公孫康之子也。建
安十二年，曹操趕袁尚去，到遼東康斬尚首
獻操。操封康為襄平侯。然後康故有二子，長
曰晃，次曰淵。二子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
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後太和二年，
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強，好廝殺，復奪其位。
曹叡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

卷廿二

十一

張彌許宴賚金玉珍寶，封淵為燕王。淵懼中
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魏。叡加淵為大司
馬、樂浪公。一向淵心不足，與眾商議，自號為
燕王。改元紹漢。元年，比有副將賈範諫曰：「王
公未可如此。中原以爵加封，不為卑賤。今若
肯反實為不祥。」又兼司馬仲達善能用兵，諸
將武怯尚然，不得取勝。何況王公乎？淵大怒，
叱左右縛了賈範。即時有參軍倫直諫曰：「賈
範之言是也。聖人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

不審必先知之國中見怪異之事王公豈
不察乎近有大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宇作
人行一不祥也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有
一小兒蒸死於內二不祥也襄平北市中忽
陷一地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有頭有面
有眼有耳有口有鼻却無手足往來之人刀
箭不能傷亦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
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見其形有此三者
皆不祥之兆也孔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卷三

十一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王公當避凶就吉今若
背反必喪身矣公孫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
賈範倫直斬於市曹急令大將軍卑行爲元
帥楊祚爲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搶孫鄉村殺
人放火因此邊官報知魏王曹叡聞知大
驚乃召太尉司馬懿入朝計議曰公孫淵背
反如之奈何懿奏曰臣部下馬部官軍四萬
足可破此賊矣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
懿曰兵不在多設能用智淵必破矣臣託陛

下之洪福。公孫淵唾手而擒。陛下何足慮哉。
獻曰：卿料公孫淵何策禦之？懿曰：棄城豫走，
爲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其爲次也。坐守襄
平而不動身，其爲下計，必被臣所擒也。獻曰：
三者卿用何計？懿曰：能料彼我，必能勝也。公
孫淵乃愚濁匹夫，豈肯棄城而走？必先拒遼
東，後守襄平，安得逃出臣之所度也？獻曰：此
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
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如此一年足矣。獻曰：

倘吳蜀入寇，如之柰何？懿曰：臣已定卜守禦
之策，陛下勿得憂也。獻大喜，卽令司馬懿與
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引原領戰將并
軍馬而去。却說魏先鋒胡遵引前部兵早到
遼東，下寨。人報知公孫淵，淵令卑行楊祚分
八萬兵屯於遼隧。音燧地名圍塹二十餘里，環遶
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飛報司馬懿，懿大
笑曰：此勢不與交戰，正欲老吾兵也。若攻之，
正墮其計。遼東賊衆大半在此，其巢空虛，吾

等可棄此處只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中途破之必獲全功矣衆皆從之遂勒兵從小路大張旌旗轉南山迤邐而去却說畢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弓弩砲石未可妄發今魏兵千里而來人多糧少難以久任糧盡必自退待退動時却出奇兵擊之司馬懿一鼓而擒也昔日司馬懿於渭南堅守孔明乃死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我等與孔明復讐豈不美哉言未畢忽報魏兵往南去

卷廿二

了畢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來却說司馬懿暗留千人扮作土民哨探見遼兵趕來飛報司馬懿懿笑曰彼知吾軍少拔寨趕來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於襄水遼兵追至水濱兩邊鼓譟搖旗魏兵殺出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來楊二人大驚又不知背後多少魏兵只得望前奔走又被司

馬懿引兵殺回二路夾攻遼兵大敗死者無
數降者甚多卑楊二人死戰脫引兵奔走前
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又來與
魏兵交戰卑衍出馬辱罵曰漢賊休使詭計
汝敢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二人戰
有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兵
大亂霸引兵掩殺將來公孫淵引敗兵奔入
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
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

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
心中驚疑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
營中泥濘軍不可停欲移於前面山上懿大
怒曰我豈不知泥濘提公孫淵在通安肯移
營也切不許惑我軍心再要移營者斬之裴
景喏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
士怯水乞憐移了營寨懿大怒曰吾軍令已
發推出斬之梟首於轅門上因此軍心安靜
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

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有司馬陳珪問曰先
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併進八日皆
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也今帶甲四
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任教秋雨霖
漓又縱賊衆樵牧實不知太尉主何意也願
乞教之懿大笑曰你雖爲司馬不知兵法昔
日孟達糧多兵少糧勾一年我兵有四倍糧
不足一月以一月之糧而敵一年之糧安能
久守也以四倍之兵而敵一倍之兵豈不獲

卷廿一

共

勝也不可不速戰吾故奮死相爭方纔勝矣
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饑我飽何必攻之不彼
自走待走動而擒之無有不勝我今放開一
道不絕彼之樵牧不掠彼之牛馬是容彼自
走也那時取勝有何難哉兵法云兵者詭道
也戰者逆德也善因事變賊糧已盡單恃水
勢未肯束手而降吾故作無能之事以安賊
心今若取小利相擊賊必死戰矣吾料彼糧
料盡矣不過旬日天必晴朗天若晴時併刀

攻之城池可破。淵賊可擒矣。衆將皆拜曰：此神武之筭也。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者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罷兵。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因此只運糧草，早夜而來。却說司馬懿在寨中數日，內果然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長數丈，自首山東北墜。

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駭然曰：此何吉凶也？懿見之大喜，乃聚衆曰：五日之後，落星處必殺公孫淵矣。來日併力攻城，衆將得令。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絕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爲食。人暴怨，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憂甚，甚急，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庸、任魏寨說投降。二人自城上擊下來，告司馬

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汝安敢輕視吾耶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從人稍定就令持檄文一道回見公孫淵淵拆視畢大驚乃與文武計議有侍中衛演出口曰臣願往之淵分付曰如此如此演受命逕到魏寨司馬懿升帳聚多將列於兩邊演膝行肘步入寨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容臣開門克日先送世子公孫脩為質音當然後君臣自縛

來降懿曰軍士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汝若不降就當死也不必送子為質當可洗頸待誅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回見公孫淵告說了一遍淵大驚乃與子公孫脩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是夜聞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的山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軍攔住中央乃司馬懿

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公孫淵休走淵大驚急撥回馬尋路欲走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綝淵舉手失措魏兵三路夾攻四面圍的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下馬自縛受降司馬懿在馬上指魏將言曰吾前夜丙寅日見那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以手加額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勒兵來取襄平未及

到城下時先鋒胡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投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拜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公孫淵不可反叛被淵皆殺之懿遂封其墓而顯榮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大軍班師回洛陽住扎却說魏主在許昌殿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而入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十數箇宮人哭至座前索命獻因此得

病沉重宣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獻囑之曰：「凡有一切事務，二卿休誤。」二人出內殿，召武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未肯領此大任，堅辭曰：「臣才薄，不能當此重職也。」獻召劉放、孫資曰：「朕皇叔不肯任之，當復如何？」二人曰：「燕王自知無才，不敢承命。」獻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以？」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獻從之。

卷三十一

十

人又奏曰：「若用曹爽，當遣燕王歸還本處，然後纔可行也。」獻曰：「傳朕旨意，教他去罷。」劉放曰：「須得陛下手詔。」獻曰：「朕不能寫矣。」放近御榻前，強執獻手寫畢，遂賁出，大言曰：「有天子手詔，免燕王事之爵，歸還本上，限即日出國。」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立曹爽爲大將軍，總攝朝政。魏主曹獻病漸危，急令使持節召司馬懿還朝。懿戎裝受命，巡到許昌，入見魏主。獻曰：「朕忍死待卿，今日得

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
聖體不安恨不能肋生兩翼飛行至闕省親
陛下今日幸觀龍顏臣願隕身補報獻宣郭
皇后太子齊王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
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獻執司馬懿之手曰
昔劉先主在白帝城病危以幼主劉禪託孤
與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
偏邦尚然如此何況中國乎朕幼子曹芳年
方八歲不堪理掌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

舊臣微伊尹周公協力相輔則宗廟生靈之
幸甚也且說曹芳在於御榻之前曹獻喚芳
曰仲達與朕一般爾日後敬重之遂命懿携
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獻曰太尉記之不可
誤也言訖潛然淚下懿頓首涕泣衆皆傷感
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
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景初三年春
正月下旬司馬懿曹爽扶太子齊王曹芳卽
皇帝位時年八歲芳字蘭卿乃獻乞養之子

秘在宮中無人知之於是曹芳謚父爲明帝
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
元年此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尊懿如父
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
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故託以大事乃
骨肉之親也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五人皆
是浮華之人明帝在日爽皆不用爽柄朝政
此人復來輔助那五人一人乃姓何名晏字
平叔南陽人也一人姓鄧名颺音字玄茂亦

南陽人也鄧禹之後一人姓李名勝字公昭
亦南陽人也一人姓丁名謚音字彥靜乃沛
國人也一人姓畢名軌字昭先乃東平人也
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等數人此輩皆以
諂諛事爽因此各人並得榮貴於是何晏來
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外人若仍前委
託必成禍矣爽曰司馬公與吾同受先帝託
孤之重安忍廢乎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
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

何不察也。爽忽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爲太傅。芳年幼，無主，張皆出於曹爽之心，遂加司馬懿爲太傅，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爲中領軍，曹訓爲武衛將軍，曹彥爲散騎常侍，侍講三弟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李勝爲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幹事，天下奇才乃投於曹爽門下者，不計其數。」司

廿三

馬懿知其黨逆，乃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閑住。爽日每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奇珍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已，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有黃門張當諂佞事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乃送入府中。答應又送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爲家樂。又詐傳聖旨，刷美女任意送入府中。又建重樓畫閣，造金玉器皿，用巧匠千萬人晝夜工作，却說何晏與鄧颺

曰先帝時有一人深明易理乃神卜管輅也
颺曰吾夜間得一夢正欲求卜遂召管輅至
晏令坐颺曰我連日夜間常夢青蠅數十箇
落在鼻上請公卜之晏亦曰據我人物可做
三公否輅曰元愷輔舜宣慈惠和周公佐周
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
道休祥非卜筮之所能明也今二公身居侯
位職重山嶽名若雷霆懷德者鮮畏威者衆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

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
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
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中曰壯謙則衰多益寡壯者非禮不履未
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二公上
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音甫彖象之義然
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颺勃然大怒曰
此老生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
見不談也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客

也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驚責怪曰何鄧二
人威權甚重天下之人誰不懼之汝安敢出
此言耶輅曰吾與死人說話何足懼之舅曰
汝何以知也輅曰鄧颺行步筋錯不策骨脉
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
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
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皆非遐福之相也二
人早晚粉骨碎身累及三族何足畏也其舅
大罵輅為狂子而去却說曹爽與何晏鄧颺

卷廿

廿五

每日飲酒心中煩緒常出畋獵其弟張羲諫
曰今兄每日作樂以威勢加於天下非長久
之計也又出外畋獵倘被人謀害悔之何及
爽叱之曰兵權在吾手中誰敢違意耶羲泣
淚而退司農桓範亦諫不聽

詩 極欲窮奢總是虛 忠言逆耳不知幾
曰 割床爰近猶行樂 直待朝陽血汚衣
何晏曰今司馬仲達推病不出主公何不三
顧笑曰量此老夫何足道哉此時魏幼主

曹芳改正始十年爲嘉平元年除李勝爲荆
州刺史曹爽一向專權久不會仲達未知其
病虛實只令李勝來拜辭仲達就探消息勝
逕到太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與二
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打聽吾之病也懿去冠
散髮上床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
勝入府勝在床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
如此今天子命某爲荊州刺史特來拜辭懿
佯荅曰并州近胡好爲之備勝曰除荊州刺

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漢
上荊州耳懿大笑曰你從荊州來也勝曰太
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主公耳聾勝以
之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付勝勝寫畢呈上
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荊州建功
可以保重保重言訖以手指口待婢進湯懿
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勝佯哭曰衆言太傅舊
風舉發果然如此懿作哽咽之聲曰吾今衰
老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肯請君教之君

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覩二子言訖倒在床上
聲嘶氣澁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
事爽大喜曰此老夫卽今只有餘氣也形色
已離乃泉下之人不足慮哉却說司馬懿見
李勝去了遂起身與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
消息曹爽等背再不疑忌我矣只待他出城
收獵之時方可圖之於是曹爽請魏主曹芳
去謁高平陵祭祀明帝墳塚大小官僚皆隨
駕出城與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

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扣馬諫曰主公總萬
機典禁之兵不宜兄弟皆出倘有奸細之人
閉其城門當如之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
敢如此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
中大喜卽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并家將千
萬人引二子上馬逕來謀殺曹爽未知曹爽
性命如何

司馬懿父子秉政

却說司馬懿見曹爽司弟曹羲曹訓曹彥并

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一班牙爪
及御林軍隨幼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
政獵颺聞之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
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背爽營又令太僕
王冠行中領軍事據曹叡營颺引舊宮入後
宮矣郭太后言爽專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雄
亂國可以廢之郭太后驚曰天子在外如之
奈何颺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
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颺曰今日掃除

國賊生靈幸甚矣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
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賁出城外逕至帝前
申奏颺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
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軍問曰今
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有守門將潘舉曰
夫人勿驚我去問之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
樓望時正見司馬颺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一
齊射之颺不得過忽一般將孫謙在後止之
曰不可射之此天下之事未能知也連山

次舉方不射須臾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
時把定武庫懿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
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
與叅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主公
在外不知當復如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
去見天子芝曰然辛敞入後堂見其姐辛憲
英憲英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
子在外太傅起兵出城閉了城門必奪天下
也憲英曰司馬公非奪天下也乃殺曹將軍

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
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又告曰今魯司
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別人有事
尚且救之何況汝之主人乎不宜久停便可
出城助之辛敞從其言乃與魯司馬引數十
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司馬懿知懿恐桓範
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子商議子答曰車駕
在外不如爲出範曰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
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

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卽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之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之範出的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吾去却纔假詔也蕃大驚急縱步追之不上而回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往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曰然又召許允陳泰曰汝可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

尹大目至今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曹爽契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爲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故尹大目依命而行却說曹爽正飛鷹放大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讀之魏幼主曹芳聽畢乃與曹爽曰太傅之言是也卿何如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如之奈何曹義曰劣弟亦曾諫

凡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之禍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及何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忽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只爲將軍權重別無他事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範與爽曰大事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而求援也範曰主公自幼讀

書豈不知事勢興廢乎今主公宅舍金碧交輝盡落他人之手再欲貧賤安能復得者也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主公與天子相隨號令天下誰敢不應何故反投死地耶爽聽之不能決斷但涕泣而已範又曰主公別營近三關南洛陽與農治在城外若一呼之卽來赴役今去許都不過半月城中糧草足用幾載軍中所憂者惟糧草而已大司馬之印且有在此主公何不急行也遲則休矣

爽曰諸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少頃侍
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
將軍重權要削去兵權別無他事將軍可早
歸城惟免官而已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
校尉尹大目到爽方問曰禍事危緩若何尹
大目與爽契厚乃告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
無他意只因將軍威權太重有蔣太尉書在
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若不如此何
日安寧也爽方信之以爲良心桓範又告曰

卷十一

世

事極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也是夜曹爽不
能施設乃拔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只流
淚到曉兄弟三人夾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
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爲不能決乎爽擲劍
而嘆曰我不起兵願不作官只作富家翁足
矣範聽了大哭出帳曰曹子丹鬼怪之人也
汝兄弟三人真豚犢耳何期今日滅其族矣
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
懿令將印送去王薄楊綜扯住印綬而哭

曰王公今日舍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
斬也爽叱之曰太傅必不肯失信負我於是
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賫與司馬懿之
軍見無將印書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散騎宦
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
私宅餘者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與
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
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慚愧入
城懿曰天子明詔復吾舊職矣桓範並不回

顧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已畢却說
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
居民八百人遠護其宅起四座高樓以望之
爽心中憂悶挽彈弓於後園中打雀忽聽得
樓上小民唱曰放大將軍東南行爽與弟言
之弟曰此乃戲語不足道哉目今乏糧兄可
作書以上太傅求些度用爽從之遂作書一
封遞出令守門人持與太傅司馬懿覽畢遂
遣人送糧書一封遞至曹爽府內爽得

其賄忻然而喜，爽拆封視之，大喜曰：「司馬公本無殺我之心也。」遂不爲疑。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間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有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大夫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

詰

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容其女還家。補遺時有令女，乃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堂上。依爽被誅，其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後，將嫁之。令女又與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今被司馬氏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

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為曹氏後

詩 孀居苦志正青年 曹氏誅亡節更堅

曰 斷鼻誓言深可重 致令司馬感其賢
且說司馬懿斬了曹爽等輩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可斬之懿曰彼各為其主乃忠義之臣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姐夫其大義矣

卷十一

三十五

詩 為臣報主當存義 赴難持危合盡忠

曰 辛氏憲英曾弟 故令千載播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乃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家安業內外安然無復搖扇矣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

詩 傳得聖賢真妙訣 平原管輅相通神

曰 鬼幽鬼躁分何鄧 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謙辭不受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二子各受重權司馬懿父子謝恩回家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玄守備雍州等處係與親族倘思骨肉之情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卽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玄乃曹爽外弟也此時夏侯霸正守雍州隘口聽知司馬懿取夏侯玄玄乃夏侯霸之姪霸大駭驚惶心中憂疑慌引三千兵出城哨探未知如何

姜維大戰牛頭山 一犯中原

却說司馬懿滅了曹爽等衆出榜曉諭朝中官員及洛陽人民知道說曹爽專權謀反因此戮之衆皆安心無疑司馬仲達只憂曹氏夏侯氏這兩枝宗黨日夜不安令人取征西將軍夏侯玄回洛陽議事玄叔夏侯霸聽知大驚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卽率本部兵來與夏侯

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安敢背反耶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匹夫滅吾兄曹爽弟兄夷其三族却乃父子三人掌握朝綱又來取吾必有逆心篡位吾仗義討賊汝趕來何也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而迎戰不上十合淮大敗奔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軍殺到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

而走拆兵大半思尋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拜見已畢霸哭告前事維曰昔日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汝若匡扶漢室有何不可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復有征戰之志乎霸曰老賊父子始立家業豈有征戰也雖他父子無有征戰之心但朝中新出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但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耳維曰何人也霸

告曰一人見爲秘書郎乃潁川長社人也姓
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將濟一見便
稱奇才非常人也司馬懿與之談論亦稱王
佐之才一人見爲掾史乃義陽人也姓鄧名
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
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
糧何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後司馬懿見而
竒之遂用在他身邊共度軍机此二人又後
進兵深可畏也將軍當宜記之維大笑曰量

卷世

此孺子何足道哉霸曰我忠言耳將軍勿疑
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已畢
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霸
因此投降目今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國勢
漸危臣在漢中歷有年矣糧足支用數年人
強馬壯軍器皆整臣正欲奏請陛下以圖進
取幸夏侯霸歸降可作鄉導官臣願領王師
效丞相之志克復中原重興漢室雖萬死不
辭也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

繼而亡蜀中缺官伯約只宜藏器待時以俟
天命維曰不然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似此
遷延日月何時恢復中原也禕又曰孫子云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矣
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耶不如保
國治民謹保社稷勿望徼倖以決成敗也如
一舉不成悔之何及維又曰吾世居隴上深
知羌胡之心及西方風俗吾今若往外結羌
胡內招庶民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以西可

斷而有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
勿惰銳氣以負朕命也於是姜維領勅辭朝
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遣使
先去羌胡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
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
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
兵霸曰山谷崎嶇進則亦難退則不易可緩
緩行之是年秋八月軍需錢糧一應完備先
遣蜀將句安李歆二人同引一萬五千兵往

麴山之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
成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令
赴洛陽申報一面遣副將陳泰引雍州兵五
萬戰將數十員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
築起一城見魏兵到來各引一軍出迎陳泰
分頭混戰陳泰兵多將廣句李二人兵寡將
孤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圍之又以兵
斷其漢中運糧道路句安李歆城中糧草欠
少郭淮自引兵亦到看其地勢忻然而喜回

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
然少水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
死矣泰曰然淮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
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之
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又敗入城去句安城中
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
戰良久又敗入城去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
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捨命
殺出來救若何安曰然李歆遂引數十騎開

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
衝突方纔得脫只落的獨自一人身帶重傷
餘者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
合忽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聚雪以度
日月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
兩日正逢爰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
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其糧道斷其泉水幸
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
吾非救遲爲聚寇胡之兵未到因此慢了遂

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胡
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
霸曰若等羌胡兵到麴山二城盡皆陷矣吾
料雍州兵必然盡來圍困麴山又斷糧道雍
州之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徑往牛頭山
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之此圍自
解矣乃因魏救漢之法也魏兵兩頭不能救
應則雍州可得耳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
爰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

殺出陣去了乃與郭淮曰蜀兵大隊在後不
來救者爲瓮胡之兵來遲也若瓮胡兵齊備
到來必取雍州也今李歆若告急於姜維維
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
也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
吾分兵一半逕出牛頭山擊之若彼知糧道
已絕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
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
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

卷廿一

四六

其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
汝欲襲吾州吾已等候多時矣維大怒挺鎗
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
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
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
負是夜夏侯霸與姜維曰此處只可一時過
兵不是久停之所也連日交戰不分勝負此
乃誘兵之計也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
圖正言之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其

糧道維大驚曰軍中無糧安得生也慌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緩緩而退陳泰已自知了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秦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上生箇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

毛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安敢阻吾歸路耶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關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皆是鐵箭箭頭上皆是毒藥乃是孔明所傳之法也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

戰徐塘吳魏交兵

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

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
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
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關
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
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師正引
兵追之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
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於
是麴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
降魏姜維折兵數萬回漢中訖收聚軍馬託

三國志卷五十一

四八

病不出司馬師折兵極多自還洛陽管理朝
政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至重乃
呼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
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有異志吾何敢焉
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召我
志也但有違背乃不孝之人也言訖而亡

詩

開言崇聖典 用武若通神

曰

三國英雄士 四朝經濟臣

屯兵驅虎豹 養子得麒麟

諸葛常談美 能回天地春

不說司馬懿身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
二人申奏魏主曹芳封司馬師為大將軍
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封昭為驃騎屯將軍却
說吳王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
於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
乃琅琊王夫人所生因與全公主不睦被公
主譖之權廢了和憂氣而死又立三子孫亮
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丞相陸遜已亡

西華世

四九

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太和元年秋
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
八尺吳王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來
建業城南門外倒卓於道上權因此受驚成
病次年四月內權愈加沉重乃封諸葛恪為
太傅呂岱為大司馬一同召入榻前囑以後
事囑訖薨逝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
蜀漢延熙十九年也

詩 紫羅裙碧眼號英雄 能使臣僚肯盡忠

二十四年興大業 龍盤虎踞在江東

知說諸葛恪秉政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謚權曰大皇帝建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知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諫曰吳為寇六十餘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同濟兼有長江之險先帝累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用軍愛民此為上策師曰大道三十年一變豈得常為鼎峙乎吾欲伐吳立心久矣

卷三

辛

今吳孫權新亡孫亮幼懦正欲伐之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南郡征東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母丘儉引兵一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統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了人馬乃喚王昶胡遵母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而又擊諸公多要仔細遂與王昶母

兵儉曰你二人各領十萬兵列左右且未可
淮發待吾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未遲
昶儉二人受命而去昭遂令胡遵諸葛誕二
人爲先鋒同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
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誕二
人須兵來搭橋却說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
三路而來遂喚諸將曰今邊關三路飛報說
司馬昭爲大都督先令胡遵自取東興搭起
浮橋却屯兵於堤上攻打二城又令王昶攻

南郡見勒兵於界口下寨又令母丘儉攻武
昌亦在界首下寨如此之危諸公有何策先
敵何處平北將軍丁奉曰東吳緊要處所盡
在東興若東興有失南郡武昌危矣彼必併
力取東興此二路皆看消息如何便乘勢進
兵也恪曰此妙論也正合吾意汝就引三千
水兵從江中去吾後令呂據麇谷刻繁各引
一萬馬步兵分三路而來接應但聽的連珠
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軍後至丁奉得令

卸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正遇北風連
之順風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諸葛誕渡過
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
城中乃吳將全懌守之右城中乃吳將劉略
守之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
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却說
胡遵諸葛誕在地名徐塘下寨天降大雪甚
是嚴寒二人設席高會諸將環立忽報水上
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

傍岬每船上只有百人遂還帳中與諸葛誕
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道哉只令部將哨探
二人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
乃與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貴正在今
日遂令喪軍脫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
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
然連珠砲響了三聲丁奉拔船近岬奉扯刀
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砍入寨
裏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

奉捨入懷內一刀斬之植嘉嘉左邊轉出綽
鎗刺丁奉被奉挾住鎗桿嘉棄鎗而走奉一
力飛去正中左肩砍倒在地奉趕上就以鎗
刺之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砍到中
軍胡遵諸葛誕早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
上亭橋欲過浮橋摧裂落水死者無數車仗
馬匹軍器數萬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
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
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

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勝恢復中原以
成一統大業遂進兵一面遣人賫書入蜀求
姜維進兵文其北許以平分天下恪隨起大
兵二十萬來取中原臨行時忽然見一道白
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並皆不見諸葛恪驚
墮下馬諸將救起諸葛恪扶在馬上恪問其
故有申散大夫蔣延告曰此氣乃白虹也主
喪其之兆太傅只可回朝不宜伐魏恪大怒
曰女、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

斬之衆皆告免遂敗蔣延爲庶民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師破膽矣恪大喜卽趨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之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說司馬昭三路兵敗而走吳兵乘勢入寇司馬師自責曰非他人之罪乃吾之過也如何當之至簿虞松曰今諸葛恪圍困新城急切攻不下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

自走也可令毋丘儉引兵拒任任他搦戰只不與交鋒不數月軍馬懈怠自然心亂思歸那時擊之必全勝矣還當隄防蜀兵又出師曰朕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明遵拒任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立斬數將衆皆奮力發城攻打東北角城將侍陷張特在城中定了一計乃令舌辯之士一人到吳寨見了諸葛恪怒曰如何不降其人言曰魏主王法太重若敵

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若無救兵至出
城降者家族不坐罪今已九十餘日望乞再
容數日其主將盡率軍民來降今先具花名
呈上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打城原來張
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
破城處脩補完備次日張特登城大罵曰吾
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大耶儘戰無
妨恪大怒掣刀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
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

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人皆
飲污水病者無數恪金瘡稍可自起欲催兵
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戰乎恪大怒
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各逃無數人報恪
曰都尉蔡林自引一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
乘馬遍視各營人皆果狀黃腫死者無數遂
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儉盡起大
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慙託金
瘡病不入朝見只還私宅吳主孫亮自幸問

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多官議論先將
心腹官員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
衆於是內外官僚無不竦懼又令心腹將張
約朱恩管御林兵以爲牙爪却說孫峻字子
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權甚愛
之命掌御林軍馬聞知諸葛恪令張約朱恩
二人掌御林軍峻心中大怒忽報太常卿滕
胤入見峻接入禮畢胤曰諸葛恪權柄太重
殺害公卿將有不仁之心何不早圖之峻曰

我知久矣可奏聞天子於是孫峻滕胤入奏
吳主孫亮亮曰朕見此人甚是恐怖寢食不
安欲制之未得其便今卿等果有忠義當密
圖之孫子遠旣掌內兵可以圖也胤曰陛下
設席請恪壁中暗伏武士擲盃爲號就席間
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淮南
回宅心神恍惚一日步行至中堂忽見一人
披麻掛孝而入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
令擊下拷問其人告曰某乃孝子也新喪父

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
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恪大怒捉
守門軍問之軍士告曰其等數十人皆持戈
戟把門安敢一刻有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
大疑盡教斬之是夜恪睡卧不安忽聽得正
堂中聲響如同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
駕兩段陰風習習悲切啾啾但見孝子與數
千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
早盥漱聞水血臭恪叱侍婢換水連換數

十盆皆臭無異恪大怒立斬侍婢又令取衣
穿侍婢進衣亦有血臭連換數次皆臭無異
惆悵不已忽報有使至宣太尉赴宴恪令安
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啣住衣服嚶嚶作
聲如哭之狀恪曰犬不欲我入朝乎遂坐少
時又起犬又啣衣如此三次恪怒曰犬戲吾
也令左右逐出遂上車入府車前一道白虹
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恪問左右曰莫
非不祥乎從者曰吉慶之兆也主公勿疑恪

王宮門一人拜迎於地曰太傅尊體久安且請回府恪視之乃武衛將軍孫峻也恪曰吾自見天子又行到數十餘步只見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反主公不可入也恪心中大疑遂令回車回不到十餘步滕胤乘馬至胤慌下馬近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爲太傅軍回不曾面叙敬請赴宴議事太傅雖感責急可勉強見之恪從其

言同胤入後堂吳王孫亮接入禮畢曰朕久不見卿欲議一密事也恪奏曰何事亮曰且飲幾杯遂令孫峻把盞恪心疑推托曰病軀未可不能飲酒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飲之可乎恪曰此酒可也峻令恪心腹人取恪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過數巡吳王孫亮託事先出峻下殿脫了長衣看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盃於地欲拔劍迎之

頭已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轉來迎之峻
閃過時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
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爲肉泥
朱恩欲走亦被殺之峻大聲而言曰諸葛恪
已奉詔斬之並不干汝等官軍之事於是恪
手下之人皆安心不懼峻令董掃血地復請
天子宴飲令人用蘆蓆包恪屍首又用蔑束
之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岡亂塚坑
內却說諸葛恪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

卷三

五

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
血臭其婢反目切齒飛身跳躍頭撞屋梁口
中大叫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害恪
合家老幼驚惶號哭聲聞四遠不時軍馬至
將俗全家縛於市曹斬之夷其三族恪未死
之先江南小兒謠言曰諸葛恪蘆蓆單衣蔑
鈎落於河相救成子閣恪死於吳建興二年
冬十月也昔日諸葛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
於外此子非我家之主也果然應之又

有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
不久死也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王功蓋一
國何能久乎亦中其言

詩 棋笑當年諸葛恪 聰明好殺弄朝綱
曰 不祥屢現心無悟 席捲投屍石子岡
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為丞
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
柄盡歸於孫峻矣却說姜維在成都聞諸葛
恪計音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伐魏早

卷廿二

六十一

有細作人報知司馬師未知勝負如何

姜維計困司馬昭 二犯中原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衛將軍姜維起兵二十
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
張嶷為都轉運糧使又出陽平關伐魏維與
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
又有準備公有何高見先取何處為本也霸
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
足可為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胡兵不至

今可先遣人會羌胡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
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正
合吾意遂遣卻正爲使賫金珠蜀錦入羌胡
結好羌王先進兵於隴右羌王迷當得了體
物又慕先主之恩武侯之德遂從姜維之請
起兵五萬令羌胡將餓何燒戈爲大先鋒殺
奔南安來却說魏左將軍郭淮飛奏到洛陽
司馬師因弟司馬昭新從淮南敗回未敢教
去時有輔國將軍徐質出曰願往師昔知徐

質英雄過人心中大喜卽令徐質爲先鋒又
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來隴西與郭淮退
蜀兵却說姜維引兵正過董亭遇見魏兵兩
軍列成陣勢魏兵吶喊一聲徐質出馬使開
山大斧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
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
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
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
議曰徐質何等人也霸曰乃司馬昭手下一

勇夫耳維曰公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出戰
再詐而走却用埋伏之計必然勝矣維日照
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也若見地勢掩映
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
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分付如此
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
了維霸二人自引兵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
多豎鹿角示以火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
兵不出人報知司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

卷三

六

大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爲火計只待魏
胡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全勝者乃斷彼
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
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當日初更徐
質引兵望鐵籠山而來果見百餘蜀人驅百
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來徐質當先攔
住一聲喊罷魏兵掩殺將來蜀兵盡棄糧草
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
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

比令軍士一齊下馬拆開車仗兩邊火起質
復上馬而回後面山僻官狹處亦有車仗火
光迸起質等冒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砲響
兩路軍殺出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
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
奔走之間前面一枝兵殺到質視之乃蜀漢
衛將軍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
馬徐質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
兵亦被夏侯霸所擒人皆降之霸將魏兵衣

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張打魏軍旗
號從小路徑奔回魏寨來魏兵見本部兵回
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慌
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
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
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
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殺百
人飲之此時司馬昭手下有六千餘人見山
上泉大旱又沒姜維絕其路昭見無水

人馬枯渴仰天長嘆曰吾死于此地矣主簿
王韜曰昔日耿公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
可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
曰今昭奉天子明詔命退蜀兵不想誤中奸
計退上此山以候救兵今隨行軍士雖些小
稍帶糧米奈何六千人馬缺水為飲若昭合
死合井泉枯竭昭自當列頸教部兵盡降如
此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眾命於是
司馬昭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此人馬不

死却說姜維在山下困定乃喚土人問之土
人告曰此山惟有一泉止容百餘人飲多則
泉水不敷維曰昔日丞相不曾捉住司馬懿
吾深為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
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
曰姜維會合羌胡兵欲先取南安今羌胡兵
已到將軍若徹兵去救羌胡兵必乘虛襲其
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胡於中取事先走了
此兵方可救司馬昭耳郭淮從之遂令陳泰

引五千兵逕到羌胡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
郭淮妄自西天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共
扶漢室羌王迷當曰你來投降有何功劳泰
曰郭淮軍中大小虛實俱皆知之只今夜間
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是功勞如兵到魏寨
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餓何燒戈引兵五
千回陳泰來為魏寨餓何燒戈教泰降兵在
後令泰引羌胡兵為前部是夜三更逕到魏
寨心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餓何燒戈驟

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
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
殺來羌胡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
盡降餓何燒戈自刎而死郭淮陳泰引兵逕
殺入羌胡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
魏兵擒之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
好言撫慰曰朝廷知汝忠義欲併力滅寇今
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慙愧伏罪淮令招安羌
胡兵回軍加賞賜死者葬祭淮說迷當曰公

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
天子自有厚贈迷當從之遂引羌胡兵在前
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來時值三更先令人
報知姜維大喜教請人相見且說魏兵多
半維在羌胡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
寨外屯住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維霸
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
來維大驚急上馬飛奔而走羌魏之兵一齊
殺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姜維手無器
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
只有空囊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
來見維手無寸鐵乃縱馬挺鎗追之看至
近維虛拽弓絃連響十餘次淮連喚幾番不
見箭到乃掛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
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回
門土儘力射之淮應弦落馬維勒馬來殺郭
淮未知郭淮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却說姜維射中郭淮翻身落馬維勒回馬來
殺郭淮時魏軍驟至維下馬不及止犁得淮
鎗而去魏兵不敢追之急救淮歸寨拔出箭
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
途而回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不住白
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坐
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却說司馬昭犒勞羌
胡兵回本土去了昭班師還洛陽與兄司馬
師縱橫朝廷之上大臣莫敢不服魏王曹芳

見師上殿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
見師掛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
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臣聽奏事須臾
群臣奏數件事盡皆是司馬師剖斷不時朝
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邊後擁不下數
千軍馬芳退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中書
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乃張
皇后之父魏主曹芳皇丈也芳叱退近侍同
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朕

先帝在日司馬太傅太傅謂司馬懿也安敢如此司

馬師視朕如小兒戲百官似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慟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天下頗有聲名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勣非友因懼司馬師兄弟謀害而投西蜀今若勦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耶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皆痛哭而奏曰臣等願捨三族以報陛下芳脫

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屬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為此也卿等甚是忠義勿泄以外也豐曰陛下何故出不利之言臣等亦董承之輩司馬師豈能比武祖也陛下勿疑三人辭出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傍師問曰汝三人何故出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庭觀書我三人侍讀師又曰所看何書也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師曰上

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湯
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
卽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
尹周公耶其心實猜吾爲王莽董卓矣三人
皆曰我等乃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
怒曰汝等乃口說之輩適間與天子在密室
中所哭何事三人應曰實無此狀將軍勿疑
師叱之曰汝三人淚眼尚紅如何詐爲夏侯
玄知事有泄乃昂然大罵曰吾所哭者爲汝

挾天子以令諸侯視人如草芥威震其主耳
師大怒叱武士來捉夏侯玄玄掠拳裸袖逕
擊司馬師拳未及到面一人手舉處鐵鎗打
倒夏侯玄師叱搜之於張縉身上搜出一龍
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
乃密詔詔曰

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
旨皆非朕意望各部官兵將士同仗中興
討滅無端匡扶社稷天下幸甚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
吾三族矣吾以忠義之心待人反招此禍遂
令腰斬於市盡夷三族家私盡散與御林軍
李豐夏侯玄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
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亡師直入後宮魏
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但內
庭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相抱而哭
忽見師入皇后驚倒在榻下師按劍與芳曰
臣父立陛下為君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

亦與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為讎以功為過
視臣如王莽董卓之輩何也芳曰朕無此心
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
耶芳氣飛天外鼻散九霄戰慄而答曰皆他
人之所逼也朕豈敢與此心耶師曰妄誣大
臣造反當加何罪芳默然無語師再三逼迫
芳跪告曰理合抵罪及坐皇大將軍恕之師
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盡廢也芳曰其人安
在師曰三人已斬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

之女理當除之叱左右捉出芳大哭而告師
拂袖出內曰此輩害吾豈得免之無毒不交
夫也不時張皇后在東華門內被司馬師用
白練絞死魏主曹芳大慟不已師盡滅三族
此是曹操之報應也次日司馬師大會群臣
曰今主荒淫無道衰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
賢路其罪甚如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
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
天下如何衆皆應曰大將軍行大聖伊霍之

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耶師大喜遂同
多官入未央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廢
主欲立何人爲君也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
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
乃老身之叔也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
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
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
太后之言是也便可召之衆視之乃司馬師
宗叔司馬宇也字極忠義師遂遣使往无城

召高貴鄉公去了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貴
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
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宜召不
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
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次日人
報高貴鄉公已到公名髦字彥士乃文帝之
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文武官僚卽滿乘駕
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來答禮太尉王肅
曰王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乃亦人臣也安敢

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
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耶遂步行
至太極殿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師急
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
幼時有帝王之相欲以御寶授之今果然應
矣汝可爲天下之主當恭儉節用布德施仁
勿辱先帝也髦再三堅辭師令文武請髦出
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
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

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
賜時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
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興
兵造反前來討罪司馬師聞知大驚未知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鴛單騎退雄兵

正元二年正月間揚州都督鎮東將軍領淮
南軍馬毋丘儉字仲聞河東聞喜人也儉聽
知司馬師廢了曹芳立曹髦為君心中大眼

三國志

卷十二

七三

無計可施有長子曰毋丘甸曰父親官居方
面司馬師廢主專權國家顛覆有壘卵之危
安可晏然自守將受四海蒼生之唾罵矣儉
大喜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之乃
曹爽門下客欽見儉請即來拜謁儉遂入後
堂禮畢儉坐間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
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
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
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鴛馬上使鞬鎗有

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
報讎今可起兵急去不可遲也儉大喜即時
酌酒為誓二人詐稱有太后矯詔遂取淮南
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
白馬軟血為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
太后密詔命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
悅服摘老弱之兵以守壽春儉提六萬兵屯
於項城爛樹陳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為遊兵
往來接應儉移檄文去諸郡令起大兵相助

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痒乃請太尉
王肅計議軍機王肅東海人王肅之子王師肉瘤痛痒
難忍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不出忽有淮
南告急師請王肅求計肅曰昔關公尚有向
北爭天下之意孫權令呂蒙襲取荆州撫恤
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
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再斷其歸路必有
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日瘤
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

鍾會在側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
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
師蹶然而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
司馬昭守備洛陽總攝朝政師拜辭魏主乘
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
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
遵領青州諸軍出譙求之地絕其歸路又遣
荊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知取鎮南之
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
光祿勳鄭袤曰母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
欽有勇而無計策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
間其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
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
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母丘儉勢力所
逼不得已而從之可火速擊之若大軍一臨
必然瓦解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潁水
之上中軍屯於潁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
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母丘儉必至矣師遂

令王基引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母丘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
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
魏兵先占難以起遣可速取之儉曰然遂起
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
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
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破
忽一人報曰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
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

回項城司馬師見母丘儉軍退聚多官曰當
用何策尚書傅嘏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
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守之將軍可令一軍
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
之卒自然瓦解矣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
若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逆賊不
難矣師從之遂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兖州
之兵來破樂嘉城師後引兵到彼會合却說
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

恐有兵來忽文欽到儉以此事告之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鴛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之城以退奸雄也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而去前軍回說樂嘉城西南是魏兵約有數萬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幡旗擁虎帳內監一面錦繡帥字黃旗必是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文鴛年方十八身長八尺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起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

全勝也欽大喜曰何時可去鴛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鴛全粧貫甲腰懸鋼鞭綽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等鄧艾未至就此處下寨師爲眼下新割肉瘤瘡口痛夜臥於中軍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

從寨北斬圍直入爲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
驚心頭如烈火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血
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
而忍被皆咬爛乃傳令曰敢有亂者斬之原
來文鴛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
突到處逕過人不敢當有相拒者鎗搥鞭打
死者無數鴛只望父到以爲外應並不見來
數奮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文鴛在寨中
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鴛回顧從

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爲應却從北至何也鴛
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爲首一將乃
義陽棘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躍馬橫刀
大呼曰艾將休走鴛大怒挺鎗迎之戰有四
五十合不分勝負正鬪之間魏軍大進前後
夾攻鴛部下之兵各自逃散只文鴛單人獨
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十員魏將抖
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趕上
艾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隊中

來銅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倒退奮復緩緩而行魏將又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一人尚敢退我等之衆耶可併力追之魏將數十員復來追趕文鴛行到樂嘉橋邊見魏將又來追趕奮勃然大怒曰鼠輩何故不惜命也提鞭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鴛乃緩轡而去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鴛一人殺退却說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地已曉文鴛人馬不知

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時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與文欽契厚爽被司馬師謀殺故事司馬師欽出任淮南尹大目見師眼溜突出不能動止常有殺師報爽之心乃入帳告師曰文欽本無反心實乃明公之心腹也今被母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師從之大目頂盔擗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

廖欽回頭視之大目除了厓放了鞍轡之前
以鞭指之曰君侯何不耐數日也此是大
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乃厲聲
而罵曰汝乃先帝之臣不思報本反同司馬
師作惡廢主害民不怕天耶天不佑汝等不
忠不義之賊罵訖便欲開弓射之大目大哭
而回曰世事敗矣尚自弩力文欽收聚人馬
奔壽春時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
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
投東吳孫峻去了却說毋丘儉在項城內聽
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
盡徹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
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就
突入陣中來捉毋丘儉未知性命如何且聽
下回分解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犯中原

却說鄧艾斬了葛雍引兵殺過陣來毋丘儉
死戰相拒江淮兵大敗胡遵王基引兵四面

夾攻毋丘儉抵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
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遂設席待之
儉大醉被宋白令人殺之將頭獻與魏兵於
是淮南平定司馬師卧病不起喚諸葛誕入
帳贈印綬金帛加爲征東大將軍督揚州
諸路軍馬誕拜謝出帳吳兵亦退師班得勝
之兵而還許昌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
緝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心神恍惚料命在
旦夕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

床下師遺言曰吾今權柄如挑千斤之擔雖
欲卸有不可得也汝當謹之戒之大事可不
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耳言訖以印綬
付之淚流滿面昭急欲問時師大叫一聲眼
睛迸出而死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
掌了大權然後發喪魏主曹髦知司馬師已
亡遣使持詔到許昌詔曰東南未定暫留司
馬昭屯軍許昌以爲外應昭心中猶疑未決
鍾會曰人心未安不可屯此萬一朝外有變

悔之何及也昭從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
髦聞司馬昭來洛水屯兵大驚曰必有別故
如之奈何太尉王肅奏曰昭見掌大軍未受
封賞陛下可封贈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
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
畢目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却說西蜀
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
馬師病日而亡司馬昭自專大權臣累敗於
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曲師恢復中原以
圖大業如不成功當治臣罪後主從之遂命
姜維興師伐魏維自到漢中整頓軍馬征西
大將軍張翼曰吾蜀地淺狹錢糧鮮薄不宜
久遠征伐空勞民力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
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
茅廬之時已定三分天下然後鼎足勢成尚
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恢復漢室不幸半途
而喪以致功業未成非不欲也實力不及也
今吾既受丞相之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

志雖至死而無恨也今司馬師新亡司馬昭
創立未穩若不伐之更待何時翼默然而退
維起精兵五萬前來伐魏夏侯霸曰可將輕
騎先出枹罕枹音譚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
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
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
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於是姜維
引兵五萬逕取枹罕兵過洮南邊軍士報
知雍州刺史王經一面急去征西將軍陳泰

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兩軍相遇陣角
射住姜維曰吾自掌中軍張翼在左夏侯霸
在右交鋒之際吾兵倒退汝兩軍分兩截而
進容魏兵逕進吾軍復回此韓侯破趙之謀
也此時蜀陣背洮水布列姜維出馬搦魏將
答話王經引十員大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
已成鼎足之勢汝累入寇此真不知時務也
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何況
是讎敵之國也敢死戰者出馬經回顧諸將

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
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
左右而出來戰姜維二略戰數合撥馬望本
陣中便走王經大驅士馬一齊趕來維引兵
望洮水而走張翼夏侯霸左右兩軍掠邊殺
入魏兵之後維將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
諸將何不努力衆將一齊殺回魏兵大敗翼
霸二人從後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
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殺死無數牙

將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
者無數斬首萬級壘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
騎奮力殺出還望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
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
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
大震可以止之今若前進倘有蹉跌此功名
皆廢矣正所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
兵敗尚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
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



